



唐書

正九



伊S
1.735
258



特
1735
253

陳三李曹劉列傳第一百六

陳川世鳳圖
氏胤南南生

唐書百八十一

陳夷行字周道其先江左諸陳也世客潁川由進士第擢累起居郎史館脩撰以勞遷司封員外郎凡再歲以吏部郎中為翰林學士莊恪太子在東宮夷行兼侍讀五日一謁為太子講說數遷至工部侍郎開成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而楊嗣復李珣相次輔政夷行介特雅不與合每議論天子前往往往語相侵短夷行不能堪輒引疾求去文宗遣使者尉勞起之會以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大阿以鑄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讐虜豈有倒持慮邪帝以其面相觸頗不悅仙韶樂工尉遲璋授王府率右

新嘉坡
此係八明治
卅八年八月
卅日
所購山田
以贈資一人



古今圖書集成

拾遺竇洵直當衙論奏鄭覃嗣復嫌以細故謂洵直近名夷行曰
諫官當衙正須論宰相得失彼賤工安足言者然亦不可置不用
帝卽徙璋光州長史以百縑賜洵直進門下侍郎帝嘗怪天寶政
事不善問姚元崇宋璟于時在否李珣曰姚亡而宋罷珣因推言
玄宗自謂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李林甫種夷數十族不亦惑乎夷
行曰陛下今亦宐戒以權屬人嗣復曰夷行失言太宗易暴亂爲
仁義用房玄齡十有六年任魏徵十有五年未嘗失道人主用忠
良久益治用邪佞一日多矣時用郭遠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
論不可遠果坐賊敗帝欲賞祁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職若一事
善輒進官恐後不免有私夷行蓋專詆嗣復又素善覃陰助其力
以排折朋黨是時雖天子亦惡其太過恩禮遂衰罷爲吏部尚書
尋拜華州刺史武宗卽位召爲御史大夫俄還門下侍郎平章事

進位尚書左僕射夷行與崔珙俱拜乃奏僕射始視事受四品官
拜無著令比日左右丞吏部侍郎御史中丞皆爲僕射拜階下謂
之隔品致敬準禮皇太子見上臺羣官羣官先拜而後答以無二
上也僕射與四品官竝列朝廷不容獨優前日鄭餘慶著僕射上
儀謂隔品官無亢禮時竇易直任御史中丞議不可及易直自爲
僕射乃忘前議當時鄙厭之臣等不願以失禮速誚於時且開元
元年以来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位次三公三公上日答拜而僕射
受之非是望敕所司約三公上儀著定令詔可始累朝紛議不決
至夷行遂定以足疾乞身罷爲太子太保以檢校司空爲河中節
度使卒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世宦南方客潤州紳六歲而孤哀
等成人母盧躬受之學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

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葬母有烏銜芝墜轎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寢不法。賓客莫敢言。紳數諫不入。欲去不許。會使者召錡稱疾。畱後王澹爲具行。錡怒。陰教士嚮食之。卽脇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畱錡。召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栗。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卽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卽囚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于義。非市名也。乃止。久之。從辟山南觀察府。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稹爲宰相。而李逢吉教人告于方事。稹遂罷。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下易疵累。而韓愈勁

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果不相下。更持臺府故事。論詰往反。詆訐紛然。繇是皆罷之。以紳爲江西觀察使。帝素厚遇紳。遣使者就第勞賜。以爲樂外遷。紳泣言爲逢吉中傷。入謝。又自陳。所以然。帝悟。改戶部侍郎。逢吉終欲陷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栢耆程。魯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誚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悉暴紳所言於逢吉。逢吉滋怒。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魯範與劉栖楚皆爲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逐之。帝卽位。不能辨。乃貶紳爲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賀逢吉。唯右拾

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此時人無敢言者惟
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緘書一
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大感悟悉焚逢吉黨
所上謗書始紳南逐歷封康間湍瀨險澀惟乘漲流乃濟康州有
媪龍祠舊傳能致雲雨紳以書禱俄而大漲寶曆赦令不言左降
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爲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
霍山多虎擷茶者病之治機穽發民跡射不能止紳至盡去之虎
不爲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中李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
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
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戶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
剛嚴皆望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卽位徙淮
南召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右僕射門下侍郎

封趙郡公居位四年以足緩不任朝謁辭位以檢校右僕射平章
事復節度淮南卒贈太尉諡文肅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
陵兄子也武陵坐賊貶潘州司戶叅軍死汝納家被逐久不調時
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爲永寧尉弟
湘爲江都尉部人訟湘受賊狼籍身娶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
魏錡鞠湘罪明白論報殺之時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
內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藻言湘
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按悅嘗爲青州衙推而妻王故
衣冠女不應坐德裕惡元藻持兩端奏貶崖州司戶叅軍宣宗立
德裕去位紳已卒崔鉉等久不得志導汝納使爲湘訟言湘素直
爲人誣讎大校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媵結賊且言顏悅
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之又言湘死紳令卽瘞不得歸葬

按紳以舊宰相鎮一方恣威權凡戮有罪猶待秋分湘無辜盛夏被殺崔元藻銜德裕斥已卽翻其辭因言御史覆獄還皆對天子別白是非德裕權軋天下使不得對具獄不付有司但用紳奏而寘湘死是時德裕已失權而宗閔故黨令狐綯崔鉉白敏中皆當路因是逞憾以利誘動元藻等使三司結紳杖鉞作藩虐殺良平準神龍詔書酷吏歿者官爵皆奪子孫不得進宦紳雖亡請從春秋戮死者之比詔削紳三官子孫不得仕貶德裕等擢汝納左拾遺元藻武功令始紳以文藝節操見用而屢爲怨仇所根却卒能自伸其才以名位終然所至務爲威烈或陷暴刻故雖沒而坐湘冤云

李讓夷字達心系本隴西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與宋申錫善申錫爲翰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

召拜學士素善辭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飲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曰褚遂良以諫議大夫兼起居郎今諫議誰歟可言其人石以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單曰球故與李宗閔善且記注操筆在赤墀下所書爲後世法不可用黨人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進中書舍人旣而李珣楊嗣復以單之薦終帝世不得遷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三遷至尚書右丞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爲大行山陵使未復土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于道贈司徒讓夷廉介不妄交位雖顯劇以儉約自將爲世咨美

曹確字剛中河南河南人擢進士第歷踐中外官累拜兵部侍郎

懿宗咸通中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進中書侍郎確遂儒術器識方重動循法度時帝薄於德昵寵優人李可及可及者能新聲自度曲辭調悽折京師媮薄少年爭慕之號為拍彈同昌公主喪畢帝與郭淑妃悼念不已可及為帝造曲曰歎百年教舞者數百皆珠翠襍飾刻畫魚龍地衣度用繒五千倚曲作辭哀思裴回聞者皆涕下舞闋珠寶覆地帝以為天下之至悲愈寵之家嘗娶婦帝曰第去吾當賜酒俄而使者負二銀榼與之皆珠珍也可及憑恩橫甚人無敢斥遂擢為威衛將軍確曰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謂房玄齡曰朕設此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假使技出等夷正當厚給以財不可假以官與賢者比肩立同坐食也文宗欲以樂工尉遲璋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固爭卒授光州長史今而位將軍不可帝不聽至僖宗立始貶死方幸時惟確屢言之

技

而神策中尉西門季玄者亦剛彥謂可及曰汝以巧佞惑天子當族滅嘗見其受賜謂曰今載以官車後籍沒亦當爾確居位六年進尚書右僕射以同平章事出為鎮海節度使徙河中卒始畢誠與確同宰相俱有雅望世謂曹畢云弟汾以忠武軍節度使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卒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博學宏詞皆中徐商辟署鹽鐵府繁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為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紹宗窮其術不能效情有可矜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取肆暴不明之謗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荆南節度使路

巖韋保衡從爲惡言聞帝俄斥廉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詔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瑄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分貶嶺南巖等殊未慊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卽貶驩州司戶叅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爲譏擠舉以爲冤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居位三月卒瞻爲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畱儲無第舍四方獻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弟助字元德性仁孝幼時與諸兄游至食飲取最下者及長能文辭喜黃老言年二十卒

李蔚字茂休系本隴西舉進士書判拔萃皆中拜監察御史擢累尚書右丞懿宗惑浮屠常飯萬僧禁中自爲贊唄蔚上疏切諫引狄仁傑姚元崇辛替否所言譏病時弊帝不聽但以虛禮褒答俄

拜京兆尹太常卿出爲宣武節度使徙淮南代還民詣闕請畱詔許一歲僖宗乾符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東都畱守河東亂殺其帥崔季康用邠寧李侃代之士不附以蔚嘗在太原府有惠政爲人所懷拜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至鎮三日卒始懿宗成安國祠賜寶坐二度高二丈構以沈檀塗髹鏤龍鳳葩蘄金釵之上施複坐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精絕咸通十四年春詔迎佛骨鳳翔或言僖宗嘗爲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乃以金銀爲剎珠玉爲帳孔鵠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至倍刻檀爲檐注陞城塗黃金每一剎數百人舉之香輿前後係道綴珠瑟瑟幡蓋殘綵以爲幢節費無貲限夏四月至長安綵觀夾路其徒導衛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詔賜兩街僧金幣京師耆老及見元和事者悉

厚賜之不逞小人至斷臂指流血滿道所過鄉聚皆哀土爲刹相望于塗爭以金翠技飾傳言刹悉震搖若有光景云京師高貲相與集大衢作繒臺縵闕注水銀爲池金玉爲樹木聚桑門羅像考鼓鳴螺繼日夜錦車繡輿載歌舞從之秋七月帝崩方人王甘心篤向如蔚言者甚多皆不能救僖宗立詔歸其骨都人耆耄辭餞或嗚咽流涕

贊曰人之惑怪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槁人耳裸顛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樊行一槩之苦本無求于人徒屬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幼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據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畏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

償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喜觀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矣相夸脇而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王縉以緣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梵唄冀禳寇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塢廟爲賊臣嘻笑至憲宗世遂迎佛骨於鳳翔內之宮中韓愈指言其弊帝怒竄愈瀕死憲亦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蹈前車而覆之與哀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齒以死自誓無有顧藉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徇嗚呼運瘳祚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夫

陳三李曹劉列傳第一百六終

蘇州屯田使
氏圖應中

唐書百八十一

二李崔蕭二鄭一盧韋周二裴劉趙王列傳第一百七 唐書百八十二
 李固言字仲樞其先趙人擢進士甲科江西裴堪劍南王播皆表
 署幕府累官戶部郎中溫造為御史中丞表知雜事進給事中將
 作監王堪坐治太廟不謹改太子賓客固言上還制書曰陛下當
 以名臣左右太子堪以慢官斥處調護地非所宜詔改它王傳固
 言再遷尚書右丞李德裕輔政出固言華州刺史俄而李宗閔復
 用召為吏部侍郎州大豪何延慶橫猾譁眾遮道使不得去固言
 怒捕取杖殺之尸諸道既領選按籍自擬先收寒素梃吏姦進御
 史大夫大和九年宗閔得罪李訓鄭注用事訓欲自取宰相乃先
 以固言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坐黨人出為山南西
 道節度使訓自代其處訓敗文宗頗思之復召為平章事仍判戶
 部羣臣請上徽號帝曰今治道猶鬱羣臣之請謂河北州縣多不

何比

及古明

治信乎。固言因白鄧州刺史王堪、隋州刺史鄭襄，尤無狀。帝曰：貞元時，御史獨王堪爾。鄭覃本舉堪，疑固言抵已。卽曰：臣知堪故用爲刺史，舉天下不職，何獨二人？帝識其意，不主前語。因稱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聞德宗時多闕官，寧乏才邪？固言曰：用人之道，隨所保任，觀稱與否而升黜之，無乏才矣。帝曰：宰相用人，毋計親疏，竇易直爲宰相，未嘗用姻戚。使已才不足，任天下重，自宜引去。苟公舉雖親，何嫌用所長耳？帝不欲大臣有黨，故語兩與之。俄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爲西川節度使，詔雲韶、雅樂，卽臨臯館送之。讓還門下侍郎，乃檢校尚書左僕射，始置羸軍千匹，又募銳士三千，武備雄完。武宗立，召授右僕射，會崔珙、陳夷行以僕射爲宰相，改檢校司空兼太子少師，領河中節度使。蒲津歲河水壞，梁吏撤笮用舟邀丐行人，固言至，悉除之。帝伐回鶻，詔方鎮獻財助軍，上疏

固諫不從，以疾復爲少師，遷東都留守。宣宗初，還右僕射，後以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年七十八，贈太尉。固言吃接賓客，頗饜緩，然每議論人主前，乃更詳辯。

李珣字待價，其先出趙郡，客居淮陰。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爲華州刺史，見之，曰：日角珠廷，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河陽烏重胤表置幕府，以拔萃補渭南尉。擢右拾遺。穆宗卽位，荒酒色，景陵始復土，卽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于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羣臣珣與宇文鼎、溫畬、韋瓘、馮葑同進。曰：道路皆言陛下追光顏等將與百官高會，且元朔未改，陵土新復，三年之制，天下通喪，今同軌之會，適去遠夷之使，未還邊密，弛禁本爲齊人，鍾鼓合饗，不施禁內。夫王者之舉爲天下法，不可不慎。且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訪謀，猷付疆事，召之

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帝雖置其言，然厚加勞遣，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珏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真元以來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斂以傷國體，一不可。茗爲人飲，與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敝先及貧下，二不可。山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爲利，若價騰踊，則市者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卽位，詔懲聚斂，今反增茶賦，必失人心。帝不納。方是時，禁中造百尺樓，土木費鉅萬，故播亟斂。陰中帝欲珏以數諫，不得留，出爲下邳令。武昌牛僧孺辟署掌書記，還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僧孺還相，以司勳員外郎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加戶部侍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珏曰：「卿亦知有鄭注乎？」竄與之言。珏曰：「臣知之。」姦回人也。帝愕然曰：「朕疾愈，注力也。可不一見之。」注由是怨珏，及李宗閔。

以罪去。珏爲申辨，貶江州刺史。徙河南尹，復爲戶部侍郎。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珏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乃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一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珏數辭位，不許。帝嘗自謂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珏曰：「爲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所闕，禍亂可至哉？」杜棕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一吏處一事，皆決於上，將焉用彼相哉？」隋文帝勞於小務，以疑待下，故二世而亡。陛下嘗謂臣曰：「竇易直勸我，凡宰相啓擬五取三，二取一，彼竄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殊可鄙。」帝又詔員元初政事，誠善。珏曰：「德宗晚喜聚財，方

鎮以進奉市恩吏得賦外求索此其敝也帝曰人君輕所賦節所用可乎珽曰貞觀時房杜王魏爲文皇帝謀固此耳帝頗向納進封贊皇縣男始莊恪太子薨帝意屬陳王旣而帝崩中人引宰相議所當立珽曰帝旣命陳王矣已而武宗卽位人皆爲危之珽曰臣下知奉所言安與禁中事帝新聽政珽數稱道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珽請卻之以示四方遷門下侍郎爲文宗山陵使會秋大雨梓宮至安上門陷于濘不前罷爲太常卿終以議所立貶江西觀察使再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二州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陽節度使惡橫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珽去鎮而府庫十倍於初俄檢校尚書右僕射淮南節度使珽顧已大臣誼不以內外自異表請立皇太子維天下心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殺半價與人卒年六

十九贈司空諡曰貞穆始淮南三節度皆卒於鎮人勸易署寢珽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及疾亟官屬見卧內惟以州有稅酒直而神策軍常爲豪商占利方論奏未見報爲恨一不及家事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餉淮南之人德之珽已歿叩闕下願立碑刻其遺愛云

贊曰天子待宰相以不疑是矣雖然於賢不肖當別白分明乃可與言治文宗無知人之明但以不疑責宰相是時善惡混淆故黨人成於下主聽亂於上王室之衰由此爲之階劉向所云持不斷之慮者開羣枉之門殆文宗爲邪

崔珙其先博陵人父頊官同州刺史生八子皆有才世以擬漢荀氏八龍珙爲人有威重精吏治以拔萃異等累擢至泗州刺史由太府卿爲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撫後先珙對精亮有

厚
理趣帝吝嗟迂久時徐州以王智興後軍驕數犯法節度使高瑀
未能制天子思材望威烈者檢革其弊見瑀意慷慨又知治泗得
士心卽謂宰相曰欲武寧節度使者無易瑀才更詔王茂元帥嶺
南而以珙代瑀居二歲徐人戢畏入爲右金吾大將軍遷京兆尹
會大旱奏析漕入禁中者取十九溉民田仇士良使盜擊宰相李
石於親仁里迹出禁軍珙坐不能捕以爲負望少衰開成未累進
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卽
拜中書侍郎會昌二年進位尚書左僕射明年以兄瑄喪被疾求
解以所守官罷與崔鉉故有怨及鉉宰相代爲使卽奏珙妄費宋
滑院鹽鐵錢九十萬緡又劾與劉從諫數其姦貶澧州刺史再
斥恩州司馬宣宗立徙商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鳳
翔節度使鉉復執政珙懼以疾自乞方是時西戎歸故地邊奏係

驛議所以綏接珙不自力避事下除太子少師分司東都就拜畱
守復節度鳳翔卒于官

子洵性開敏爲杭州刺史受署未盡識卒史乃以紙各署姓名傳
襟上過前一閱後數百人呼指無誤終御史大夫

瑄字從律珙兄舉進士賢良方正皆高第累辟諸使府入朝稍歷
吏部員外郎李德裕任御史中丞引知雜事進給事中大和初持
節宣慰盧龍使有指及興元殺李絳復往尉撫軍皆按堵還遷工
部侍郎京兆尹宋申錫爲讒所危宦豎切齒時罕敢辨者瑄與大
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以尚書右丞
出爲荆南節度使進左丞時弟珙任京兆尹竝據顯劇處世以爲
榮俄判兵部西銓吏部東銓徙東都畱守以吏部尚書召辭疾不
拜會昌中終山南西道節度使贈尚書左僕射瑄行方介有器蘊

人屬以爲相而卒不至當時共咨云弟瑛與尤顯瑛位刑部尚書
與河中節度使

與子澹舉止秀峙時謂玉而冠者擢進士第累進禮部員外郎當
時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爲之首咸通中世推李都爲大
龍甲消豪放不得預雖自抑下猶不許而澹與焉終吏部侍郎
子遠有文而風致整峻世慕其爲目曰釘座梨言座所珍也乾寧
中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從遷洛罷爲尚
書右僕射柳璨忌衣冠有望者貶爲白州長史被殺於白馬驛家
沒掖庭諸崔自咸通後有名歷臺閣藩鎮者數十人天下推士族
之冠始其曾王母長孫春秋高無齒祖母唐事姑孝每旦乳姑一
日病召長幼言吾無以報婦願後子孫皆若爾孝世謂崔氏昌大
有所本云

蕭鄴字啟之梁長沙宣王懿九世孫及進士第累進監察御史翰
林學士出爲衡州刺史大中中召還翰林拜中書舍人遷戶部侍
郎判本司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懿宗初罷爲荆南節
度使仍平章事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徙劔南西川南詔內寇不能
制下遷檢校右僕射山南西道觀察使歷戶部吏部二尚書拜右
僕射還以平章事節度河東在官無足稱道卒

鄭肅字又敬其先滎陽人以儒世家肅力于學有根柢第進士書
判拔季補興平尉累擢太常少卿博士有疑議往咨必據經條答
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夫兼長史王爲皇太子遷給事
中進尚書右丞出爲陝虢觀察使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帝以
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爲太子授經旣而太子母愛弛爲讒所
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爲動

容然內寵方煥太子終以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臨義不可奪挺挺有大臣節召爲太常卿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五年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李德裕叶心輔政宣宗卽位遷中書侍郎罷爲荆南節度使卒贈司空諡曰文簡子洎仕至州刺史洎子仁規仁表皆豪爽有文仁規位中書舍人

仁表累擢起居郎嘗以門閥文章自高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傲縱多所陵藉人畏薄之劉鄴未仕往謁洎而仁表等鄙訛其文鄴爲相因罪貶仁表死嶺外始肅罷政事帝以盧商代之商字爲臣蚤孤家窶困能以學自奮舉進士拔萃皆中由校書郎佐宣歙西川幕府入朝累十餘遷至大理卿爲蘇州刺史吏以鹽法求贏貲民愈困商令計口售鹽無常額人便之歲貲返增宰相

上其勞進浙西觀察使召爲刑部侍郎京兆尹方伐潞芻糧踰太行餉軍環六七鎮詔商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又詔杜棕兼鹽鐵度支并二使財以贍兵乃不乏出爲東川節度使以兵部侍郎還判度支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范陽郡公大中元年春旱詔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理囚繫於尚書省誤縱死罪罷爲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解拜戶部尚書卒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拔萃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又從裴度爲太原觀察支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知名進吏部郎中出爲常州刺史遷給事中有大詔令必反覆省審駁奏無私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爲市健馬率三歲一易自是無乏事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紮廉專以

清靜治蕃獠與華人錯居相婚嫁多占田營第舍吏或撓之則相
挺爲亂鈞下令蕃華不得通婚禁名田產闔部肅壹無敢犯貞元
後流放衣冠其子姓窮弱不能自還者爲營棺槨還葬有疾若喪
則經給醫藥殯斂孤女稚兒爲立夫家以奉稟資助凡數百家南
方服其德不懲而化又除采金稅華蠻數千走闕下請爲鈞生立
祠刻石頌德鈞固辭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中漢水害襄陽
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以障漢暴王師伐劉稹武宗
以鈞寬厚能得衆詔兼節度昭義軍會稹死敕乘駟往進檢校兵
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
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
曰不卽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遣方雄欲盡夷潞兵鈞不聽
坐治堂上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

信至送闕下餘衆悉原俄而興士五千戍代北鈞坐城門勞遣帷
家人以觀戍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酒酣反攻城迫大將李文矩爲
帥鈞倉卒奔潞城文矩投地僵卧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卽相與謝
鈞迎還府斬首惡乃定詔趣戍者行密使盡戮之鈞請徐乘其變
而使者不發須報時戍人已去潞一舍鈞選牙卒五百壯騎百以
騎載兵夜趨遲明至太平驛盡斬之卽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宣宗
卽位改吏部尚書會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未至暴死家僮五百無
所仰衣食思亂乃授鈞宣武節度使人情晏然召入復爲吏部尚
書遷檢校司空太子少師封范陽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爲
左僕射鈞宿齒數外遷而後來多至宰相始被召自以當輔政旣
失志故內怨望數移病不事事遨游林墅累日一還令狐綯惡之
罷僕射以檢校司空守太子太師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

縣

升降如儀音吐鴻暢舉朝咨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絢爲媚賢絢聞言于帝卽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俄檢校司徒爲東都畱守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七贈太傅諡曰元鈞與人交始若澹薄旣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玩服不爲鮮明位將相沒而無贏財

盧簡方失其系世不知所以進盧鈞鎮太原表爲節度府判官會党項羌叛鈞使簡方督兵乘邊旁河相險集樹塚鄣自神山至鹿泉縣三百里扈遏其衝賊不得騁候邏便之累遷江州刺史徙大同軍防禦使大開屯田練兵侈鬪沙陀畏附擢義昌節度使入拜太僕卿領大同節度久之徙振武軍道病卒

韋琮字禮玉世顯仕琮進士及第稍進殿中侍御史坐訊獄不得

實改太常博士擢累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無功罷爲太子賓客分司卒

周墀字德升本汝南人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爲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閱歲召還大和末訓注亂政以黨語汙搢紳有名士分逐之獨墀雖嘗爲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咨質所宜墀最爲天子欽矚俄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武宗卽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劇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警不循令者墀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

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父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墀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纔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持不與繇是妄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墀對不合旨罷爲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顥言于帝曰世謂墀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悟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贈司徒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鏐誘山越爲亂陷州縣肅引州兵破禽之自記平賊一篇上之德宗嘉美生三子休仲子也操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

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歷諸府辟署入爲監察御史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卽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它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進中書侍郎大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楫債敗吏乘爲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董漕裒能者謫怠者由江抵渭舊歲率顧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敕巡院不得輒侵牟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它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冶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

久之由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皦察行所治吏下畏信能文章書楷道媚有體法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泉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劉瑒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鎮國陳夷行表爲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言多懇幅大中初擢翰林學士宣宗始復關隴裁處叢繁書詔夜數十雖捉筆遽成辭皆允切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郎乃哀彙敕令可用者由武德訖大中凡二千八百六十五事類而析之參訂重輕號大中刑律統類以聞法家推其詳繇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饗雜進倡舞瑒曰豈軍中樂邪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吏

士臨觀又下令不何止夜行使民自便境內以安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始瑒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間帝視案上曆謂瑒爲朕擇一今日瑒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卽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度支嘗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甄別流品瑒質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述流品卒致淪夷今日不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職而先流品未知所以致治也慎由不得對繇是罷宰相俄而瑒大病加工部尚書拜卧內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瑒以名節自將凡議論處事不私趨於當乃止未嘗以言色借貴近與瑒同知政者夏侯孜孜字好學亳州譙人累遷婺絳等州刺史繇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鹽鐵懿宗立進門下侍郎譙

郡侯俄以同平章事出爲西川節度使召拜尚書左僕射還執政進司空爲貞陵山陵使坐墜壞出爲河中節度使猶同平章事初堂史署制仆孜懷中卽死不數日孜罷咸通時蠻犯蜀深入士乏糧追責孜治蜀無素備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祖植當德宗出狩變倉卒羽衛單寡朱泚攻城急植率家人奴客以死拒守獻家財勞軍帝嘉之賊平渾瑊引在幕府累擢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以自副融疾病委以軍政大將宋朝晏火其營夜爲亂植列卒不動須之遲明而潰捕斬皆盡優詔嘉慰累擢嶺南節度使終于官父存約辟署興元李絳府值軍亂方與絳燕間吏報賊至絳麾存約使去對曰荷公德厚誼不當獨免卽部勒左右捍之而同被害隱以父死難與兄隲廬墓幾十年闔門誦書不應辟召親友更敦勉令仕會昌中

一乃本國作猶

擢進士第歷州刺史河南尹以兵部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咸通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封天水縣伯性仁悌不敢以貴權自處始布衣時家無貲與隲同耕以養雖姻宗之富未嘗干以財宦寢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由布衣也隲終宣歙觀察使旣輔政它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歲時公卿必參訊懿宗誕日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率百官拜恩於廷卽回班候夫人起居搢紳以爲榮後崔彥昭張濬當國皆有母遂踵其禮僖宗初罷爲鎮海軍節度使王郢之亂坐撫御失宐下除太常卿廣明初爲吏部尚書居母喪卒子光逢光胤皆第進士歷臺省華劇光逢尤規矧自持以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時光喬由膳部郎中知制誥對掌內外命書士歆羨之

裴坦字知進隋營州都督世節裔孫父又福建觀察使坦及進士

第沈傅師表置宣州觀察府召拜左拾遺史館脩撰歷楚州刺史令狐絢當國薦爲職方郎中知制誥而裴休持不可不能奪故事舍人初詣省視事四丞相送之施一榻堂上壓角而坐坦見休重愧謝休勃然曰此令狐丞相之舉休何力顧左右索肩輿亟出省吏貽駭以爲唐興無有此辱人爲坦羞之再進禮部侍郎拜江西觀察使華州刺史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數月卒坦性簡儉子娶楊收女齋具多飾金玉坦命撤去曰亂我家法世清其槩從子贊

贊字敬臣及進士第擢累右補闕御史中丞刑部尚書昭宗引拜中書侍郎兼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戶部尚書帝疑其外風檢而暱惟薄建問翰林學士韓偓偓曰贊咸通大臣坦從子內雍友合疏屬以居故臧獲猥衆出入無度殆此致謗言者帝每聞

速

咸通事必輦然斂衽故偓稱之爲贊地帝幸鳳翔爲大明宮留守罷俄進尚書左僕射以司空致仕朱全忠將篡貶青州司戶參軍殺之

肅

鄭延昌字光遠咸通末得進士第遷監察御史鄭畋鎮鳳翔表在其府黃巢亂京師畋倚延昌調兵食且諭慰諸軍畋再秉政擢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進累兵部侍郎兼京兆尹判度支拜戶部尚書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刑部尚書無它功以病罷拜尚書左僕射卒

王溥字德潤失其何所人第進士擢累禮部員外郎史館脩撰崔胤鎮武安表署觀察府判官胤不赴鎮溥留充集賢殿直學士御史中丞趙光逢奏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昭宗蒙難東內溥與胤說衛軍執劉季述等殺之帝反正驟拜翰林學士戶部侍郎以中書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戶部不能有所裨益罷爲太子賓客
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常卿工部尚書會朱溫侵逼貶淄州司戶
參軍賜自盡與裴樞等投尸于河

盧光啟字子忠不詳何所人第進士爲張濬所厚擢累兵部侍郎
昭宗幸鳳翔宰相皆不從以光啟權總中書事兼判三司進左諫
議大夫參知機務復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罷爲太
子少保改吏部侍郎初光啟執政韋貽範蘇檢相繼爲宰相貽範
字垂憲以龍州刺史貶通州檢爲洋州刺史二人奔行在貽範遷
給事中用李茂貞薦閔旬爲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
支倚權臣恣驚不恭會母喪免踰月奪服不數月卒檢初拜中書
舍人貽範薦於茂貞卽拜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茂貞與
朱全忠通好乃求尚主取檢女爲景王妃以固恩帝還京師檢長

流環州光啟賜死

李崔蕭一鄭一盧韋周二裴劉趙王列傳第一百七終

唐書百八十二

畢崔劉陸鄭朱韓列傳第一百八

唐書百八十三

唐書百八十三

畢誠字存之黃門監構從孫構弟栩生凌凌生勻世失官為鹽估
勻生誠蚤孤夜然薪讀書母卹其疲奪火使寐不肯息遂通經史
工辭章性端慤不妄與人交大和中舉進士書判拔萃連中辟忠
武杜棕幕府棕領度支表為巡官又從辟淮南入拜侍御史李德
裕始與棕同輔政不協故出棕劔南東川節度使故吏惟誠餞訊
如平日德裕忌之出為慈州刺史累官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
事要家勢人以倉駕二曹為辱誠沛然如處美官無異言宰相知
之以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召入翰林為學士党項擾河西
宣宗嘗召訪邊事誠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
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誠唯唯即拜刑部侍郎出
為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誠到軍遣吏懷諭羌人皆順向時

戍兵常苦調餽之誠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昭義又遷河東河東尤近胡復脩杷頭七十烽謹候虜寇不敢入懿宗立遷宣武節度使召爲戶部尚書判度支未幾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再替固稱疾改兵部尚書罷旋兼平章事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二誠於吏術尤所長旣貴所得祿奉養護宗屬之乏無間然始誠被知於宣宗嘗許以相令狐綯忌之自邠寧凡三徙不得還誠思有以結綯至太原求麗姝盛飾使獻綯曰太原於我無分今以是餌將破吾族矣不受使者畱于邸誠亦放之太醫李玄伯者帝所喜以錢七十萬聘之夫婦日自進食得其歡心乃進之帝嬖幸冠後宮玄伯又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於背懿宗立收玄伯及方士王岳虞紫芝等俱誅死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淹貫儒術擢進士第數應帥鎮辟奏

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繇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三年境內大治耆老叩闕願畱詔可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秉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故百職脩舉察不至苛不六月遷門下侍郎帝因下詔暴收等過惡申勵丁寧以成其美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遂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授太子太傅卒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父三復以善文章知名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奇其文表為掌書記德裕三領浙西及劔南淮南未嘗不從會昌時位宰相擢三復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鄴六七歲能屬辭德裕憐之使與其子共師學德裕既斥鄴無所依去客江湖間陝虢高元裕表署推官高少逸又辟鎮國幕府咸通初擢左拾遺召為翰林學士賜進士第歷中書舍人遷承旨鄴傷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絢久當國更數赦不為還官爵至懿宗立絢去位鄴乃申直其寃復官爵世高其義進戶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度支僖宗嗣位再遷尚書左僕射初韋保衡路巖與鄴同秉政為迹親俄而蕭倣崔彥昭得相罷鄴為淮南節度使同平章事黃巢方熾詔高駉代之徙節度鳳翔固辭還左僕射帝西狩追乘輿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將軍張直方家賊捕急三人不肯臣俱見殺豆盧瑑者字希真河南人仕歷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與崔沆皆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宣告于廷大風雷雨拔樹未幾及禍初咸通中有治曆者工言禍福或問比宰相多不至四五謂何答曰紫微方災然其人又將不免後楊收韋保衡路巖盧攜劉鄴于琮瑒與沆皆不得終云

陸晨字祥文宰相贄族孫客於陝遂為陝人光啓二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晨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一時書命同僚自以為不及昭宗優遇之帝嘗作賦詔學士皆和獨晨最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得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榜出至是每甚暑它學士輒戲曰造榜天也以譏晨進非其時累為尚書左

承封嘉興縣男徙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光署錢畱爲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晨送光院錢五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單王以兵伐鳳翔晨諫曰國步方安不宐加兵近輔必爲它盜所乘無益也且親王而屬軍事必有後害帝顧軍興責晨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辰裴贄孰忠於我偓曰辰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辰不喜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爲陛下言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辰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反正辰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讒言也帝遂悟累兼戶部尚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貞辰曰國西鳳翔爲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尚脩

職貢朝廷未之絕無宐於詔書有以異也始崔胤罷相晨代之胤內怨望及是議以爲陰有黨附貶沂王傅分司東都胤死復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晨濮州司戶參軍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辰初名允迪後改云

鄭綮字蘊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累左司郎中困窶甚丐補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羸錢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密爲刺史送都還綮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綮以其兄讓能輔政不宐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爲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謹傳之宰相怒改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

所蘊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繁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忝其家上謁繁笑曰諸君悞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詣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朝侃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錄參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寶欲取中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興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侈僭偽皆極焉廣明巨盜陷覆

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亾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然矣夫襄鄧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爲之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漕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末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人心囂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彊復貍戾不可以都惟襄鄧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極選也不報朴爲人木彊無它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巖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

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朴移檄四方令近者出甲士資饋饑遠者以羨餘上後數月嚴士爲韓建所殺朴罷爲秘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與朴皆相者

孫偓字龍光父景商爲天平軍節度使偓第進士歷顯官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爲鳳翔四面行營都統俄兼禮部尚書行營節度諸軍都統招討處置等使始家第堂柱生槐枝椿而茂旣而偓秉政封樂安縣侯與朴皆貶衡州司馬卒偓性通簡不矯飭嘗曰士苟有行不必以已長形彼短已清彰彼濁每對客奴童相詬曳仆諸前不之責曰若持怒心卽自撓矣兄儲歷天雄節度使終兵部尚書

韓偓字致光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以疾解後遷累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爲

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偓嘗與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橫欲盡去之偓曰陛下誅季述時餘皆赦不問今又誅之誰不懼死舍垢隱忍須後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攝領權綱猶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倖使自翦其黨蔑有不濟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牽屬不減二萬雖誅六七巨魁未見有益適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中書舍人令狐渙任機巧帝嘗欲以當國俄又悔曰渙作宰相或誤國朕當先用卿辭曰渙再世宰相練故事陛下業已許之若許渙可改許臣獨不可移乎帝曰我未嘗面命亦何憚偓因薦御史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也嘆其能讓初李繼昭等以功皆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後稍稍更附韓全誨周敬容皆忌胤胤聞召鳳翔李茂貞入朝使

留族子繼筠宿衛。偓聞以爲不可。胤不納。偓又語令狐渙。渙曰：吾屬不惜宰相邪？無衛軍則爲闖豎所圖矣。偓曰：不然。無兵則家與國安。有兵則家與國不可保。胤聞憂。未知所出。李彥弼見帝，倨甚。帝不平，偓請逐之，赦其黨，許自新。則狂謀自破。帝不用彥弼。譖偓及渙漏禁省語，不可與圖政。帝怒曰：卿有官屬，日夕議事，奈何不欲我見學士邪？繼昭等飲殿中，自如。帝怒，偓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顛決事，繼昭輩所奏必聽。它日遽改，則人人生怨。初，以衛兵檢中人，今敕使衛兵爲一臣，竊寒心。願詔茂貞還其衛軍，不然兩鎮兵鬪闕下，朝廷危矣。及胤召朱全忠討全誨，汴兵將至，偓勸胤督茂貞還衛卒，又勸表暴內臣罪，因誅全誨等。若茂貞不如詔，卽許全忠入朝，未及用，而全誨等已劫帝西幸。偓夜追及鄆，見帝慟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

旨。宰相韋貽範母喪，詔還位。偓當草制，上言：貽範處喪未數月，遽使視事，傷孝子心。今中書事一相可辦，陛下誠惜貽範才，俟變縗而召可也。何必使出峩冠廟堂，入泣血柩側，毀瘠則廢務，勤恪則忘哀。此非人情可處也。學士使馬從皓逼偓求草，偓曰：腕可斷，麻不可草。從皓曰：君求死邪？偓曰：吾職內署，可默默乎？明日百官至，而麻不出。宦侍合謀，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艷然出。姚洎聞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旣而帝畏茂貞，卒詔貽範還相。洎代草麻，自是官黨怒偓甚。從皓讓偓曰：南司輕北司甚。君乃崔胤王溥所薦，今日北司雖殺之可也。兩軍樞密以君周歲無奉入，吾等議救接君知之乎？偓不敢對。茂貞疑帝間出，依全忠以兵衛行。在帝行武德殿前，因至尚食局，會學士獨在。宮人招偓，偓至再拜，哭曰：崔胤甚健全忠軍，必濟。帝喜，偓曰：願陛下還宮，無

爲人知帝賜以麩豆而去全誨誅宮人多坐死帝欲盡去餘黨偓
曰禮人臣無將將必誅宮婢負恩不可赦然不三十年不能成人
盡誅則傷仁願去尤者自內安外以靜羣心帝曰善崔胤請以輝
王爲元帥帝問偓它日累吾兒否偓曰陛下在東內時天陰雲王
聞鳥聲曰上與后幽困鳥雀聲亦悲陛下聞之惻然有是帝曰
然是兒天生忠孝與我異意遂決偓議附胤類如此帝反正勵精
政事偓處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相者三四讓不敢當蘇檢復引
同輔政遂固辭初偓侍宴與京兆鄭元規威遠使陳班並席辭曰
學士不與外班接主席者固請乃坐既元規班至終絕席全忠胤
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曰侍宴無輒立二公將以我爲知
禮全忠怒偓薄已悻然出有譖偓喜侵侮有位胤亦與偓貳會逐
王溥陸晨帝以王贊趙崇爲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已而

一本无字字

罷贊崇皆偓所薦爲宰相者全忠見帝斥偓罪帝數顧胤胤不爲
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規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
遽全忠乃止貶濮州司馬帝執其手流涕曰我左右無人矣再貶
榮懿尉徙鄧州司馬天祐二年復召爲學士還故官偓不敢入朝
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兄儀字羽光亦以翰林學士爲御史中
丞偓貶之明年帝宴文思毬場全忠入百官坐廡下全忠怒貶儀
棣州司馬侍御史歸藹登州司戶參軍
贊曰懿僖以來王道日失厥序腐尹塞朝賢人遁逃四方豪英各
附所合而奮天子塊然所與者惟佞懷庸奴乃欲鄣橫流支已顛
寧不殆哉觀繁朴輩不次而用捍豚臠拒羆牙趣亡而已一韓偓
不能容况賢者乎

馬楊路盧列傳第一百九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

唐書百八十四

馬植字存之鳳州刺史助子也第進士又擢制策科補校書郎繇壽州團練副使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為安南都護精吏事以文雅絢飾其政清淨不煩洞夷便安羈縻諸首領皆來納款遣子弟詣府請賦租約束植奏以武陸縣為陸州即東首領為刺史既而州部廢池珠復生以政最檢校左散騎常侍徙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召拜光祿卿遷大理植自以譽望在當時諸公右久補外還朝不得要官為宰相李德裕所抑內怨望宣宗嗣位白敏中當國凡德裕所不善悉不次用之故植以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遷戶部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贇最為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贇善至通昭穆元贇以賜帶遺之它日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於是罷為

唐書百八十三

天平軍節度使既行詔捕親吏下御史獄盡得交私狀貶常州刺史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起爲忠武宣武節度使卒初植兼集賢殿大學士校理楊收道與三院御史遇不肯避朝長馮緘錄其騶僕辱之植怒奏言開元中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者說以學士德行相先遂同舉酒今緘辱收與大學士等請斥之中丞令狐綯援故事論救宣宗釋不問因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自植始臺制三院還臺以一人爲朝長云

楊收字藏之自言隋越國公素之裔世居馮翊父遺直德宗時以上書闕下仕爲濠州錄事參軍客死姑蘇收七歲而孤處喪若成人母長孫親授經十三通大義善屬文所賦輒就吳人號神童里人多造門觀賦詩至壓敗其藩收嘲之曰爾非羸角者奚用觸吾藩切當率類此及壯長六尺二寸廣頰深頤疏眉目寡言笑博學

彊記至它藝無不通解貧甚以母奉浮屠法自幼不食肉母約曰爾得進士第乃可食涪陽耕得古鐘高尺餘收扣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剗拭有刻在兩欒果然嘗言琴通黃鍾姑洗無射三均側出諸調由蘿蔦附灌木然時有安泂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收問五絃外其二云何泂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爲文王操乎泂卽以黃鍾爲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曰止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泂大驚因問樂意收曰樂亡久矣上古祀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歌大呂舞雲門以俟天神歌太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大呂黃鍾之合陽聲之首而雲門黃帝樂也咸池堯樂也不敢用黃鍾而以太簇次之然則祭天者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祭地者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訖不用商及二少蓋商聲剛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

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西京諸儒惑圓鍾函鍾之說，故其自受命郊祀宗廟樂，唯用黃鍾一均。章帝時太常丞鮑業始旋十二宮，夫旋宮以七聲爲均，均言韻也。古無韻字，猶言一韻聲也。始以其律爲宮，其律爲商，其律爲角，其律爲徵，其律爲羽，其律少宮，其律少徵，亦曰變曰比。一均成則五聲爲之節，族此旋宮也。乃取律次之，以示泆泆時七十餘，以爲未始聞而收未冠也。以兄假未仕，不肯舉進士，旣假褫褐，乃入京師。明年擢進士杜棕表署淮南推官，棕領度支，又節度劍南東西川，輒隨府三遷宰相。馬植表爲渭南尉，集賢校理，議補監察御史，收又以假方外遷，誼不可先固辭。植嗟美爲止，復爲棕節度府推官。蜀有可縣，直雋州西南，地寬平，多水泉，可灌秔稻，或謂棕計興屯田，省轉饋，以飽邊士，棕將從之，收曰：田可致兵，不可得，且地當蠻

衝，本非中國，今輟西南屯士往耕，則姚鵠兵少，賊得乘間。若調兵捍賊，則民疲，士怨，假令大穰，蠻得長驅，是資賊糧，豈國計耶？乃止。始周墀罷宰相，節度東川，表其弟嚴掌書記，俄而墀卒，棕辟爲觀察府判官，兄弟竝在幕府，未幾，假自浙西判官擢監察御史，而收亦自西川遷，兄弟同臺，世榮其友，以詳禮學，改太常博士，而嚴亦自揚州召爲監察御史，收因建言：漢制總羣官而聽曰省，分務而專治曰寺，太常分務專治者也，所以藏天子之旂常。今旂常因車飾，隸太僕，非是未及行，以母喪免，服除，從淮南崔鉉府爲支使，還拜侍御史，夏侯孜以宰相領度支，引判度支案遷長安，令懿宗時擢累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南蠻自大中以來，火邕州，掠交趾，調華人往屯，涉氛瘴死者十七戰無功，蠻勢益張，收議豫募士三萬，置鎮南軍，以拒蠻，悉教

踢張戰必注滿蠻不能支又峙食汎舟餉南海天子嘉其功進尚書右僕射封晉陽縣男既益貴稍自盛滿爲夸侈門吏童客倚爲姦中尉楊玄价得君而收與之厚收之相玄价實左右之乃招四方賊餉數千諉收不能從玄价以負已大恚陰加毀短知政凡五年罷爲宜歛觀察使不敢當兩使稟料但受刺史俸畱公藏錢七百萬韋保衡又劾收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使受謝百萬及它隱盜明年貶端州司馬吏具大舟以須收不從曰方謫去可乎以小舸趨官又明年流驩州俄詔內養追賜死收得詔謝曰輔政無狀固宐死今獨一弟嚴以奉先人之祀使者能假須臾使秉筆乎使者從之收自作書謝天子丐弟嚴死奉先臣後以書授使者卽仰鴆死帝見書惻然乃宥嚴坐收流死者十一人後三年詔追雪其辜復官爵子鉅鑄鉅乾寧初爲翰林學士從入洛終散騎常侍

鑄至戶部尚書收兄發字至之登進士又中拔萃累官左司郎中宣宗追加順憲二宗尊號有司議改造廟王者新諡詔百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搏以爲改作主求古無文執不可知禮者避之改太常少卿爲蘇州刺史治以恭長慈幼爲先徙福建觀察使又以能政聞朝廷意有治劇才拜嶺南節度使承前寬弛發操下剛嚴軍遂怨起爲亂囚傳舍貶婺州刺史假字仁之仕終常州刺史收與昆弟護喪葬偃師會者千人嚴字凜之舉進士時王起選士三十人而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及嚴五人皆世胄起以聞詔獨收嚴累遷至工部侍郎翰林學士收知政請補外拜浙東觀察使收貶嚴亦斥爲邵州刺史徙吉王傳乾符中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卒子涉注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

家人泣語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禍且累汝然以謙靖終免于禍注爲翰林學士涉已相辭內職爲戶部侍郎

路巖字魯瞻魏州冠氏人父羣字正夫通經術善屬文性志純潔親歿終身不肉食累官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優遇之居循循謙飭若不在勢位者所與交雖褐衣之賤待以禮始終一節巖幼惠敏過人及進士第父時故人在方鎮者交辟之久乃答懿宗咸通初自屯田員外郎入翰林爲學士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年三十六居位八歲進至尚書左僕射於是王政秕僻宰相得用事巖顧天子荒闇且以政委已乃通路遺奢肆不法俄與韋保衡同當國二人勢動天下時目其黨爲牛頭阿旁言如鬼陰惡可畏也既權倖則爭故與保衡還相惡俄罷巖爲劔南西川

節度使承蠻盜邊後巖力拊循置定邊軍於邛州扼大度治故關取壇丁子弟教擊刺使補屯籍由是西山八國來朝以勞遷兼中書令封魏國公始爲相時委事親吏邊咸會至德令陳蟠叟奏書願請問言財利帝召見則曰臣願破邊咸家可佐軍興帝問咸何人對曰宰相巖親吏也帝怒斥蟠叟自是人無敢言咸乃與郭籌者相依倚爲姦巖不甚制軍中惟邊將軍郭司馬爾安給與以結士心嘗閱武都場咸籌莅之其議事以書相示則焚之軍中驚以有異圖恟恟遂聞京師巖坐是徙荆南節度使道貶新州刺史至江陵免官流儋州籍入其家巖體貌偉麗美須髯至江陵兩昔皆白捕誅咸籌等巖至新州詔賜死剔取喉上有司或言巖嘗密請三品以上得罪誅殛剔取喉驗其已死俄而自及保衡者京兆人字蘊用父慤宣宗時終武昌軍節度使保衡咸通中以右拾遺尚

同昌公主遷起居郎駙馬都尉主郭淑妃所生懿宗所愛而妃有寵故恩禮最異悉宮中珍玩資予之俄歷翰林學士承旨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自尚主至是裁再替又進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性浮淺既恃恩據權以嫌愛自肆所悅卽擢不悅擠之保衡舉進士王鐸第于籍蕭邁與同升以嘗薄于已皆見斥逐楊收傾路巖人益畏之主薨而寵遇不衰僖宗立進司徒俄爲怨家白發陰罪貶賀州刺史再貶澄邁令遂賜死弟保乂自兵部侍郎貶賓州司戶參軍而劉瞻等坐主薨見貶者偕復起

盧攜字子升其先本范陽世居鄭擢進士第被辟浙東府入朝爲右拾遺歷臺省累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乾符五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拜中書侍郎刑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攜姿陋而語不正與鄭畋俱李翱甥同位宰相然所處議多駁初王仙芝

起河南攜表宋威齊克讓曾衮皆善將爲招討使及威殺尚君長賊熾結益不制乃以王鐸鎮荆南爲諸道都統攜不悅是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節度使詔宰相百官議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因授率府率又徇駢與南詔和親與畋爭相恨詈繇是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爲兵部尚書會駢將張璘破賊帝復召攜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及鐸失守以駢代之卽按關東諸將爲鐸畋所任者悉易置內倚田令孜而外寄戎政於駢與奪惟所愛惡後病風足蹇神智瞋塞事多決於親吏楊溫李脩賄賂顯行及巢破淮南璘戰死忠武兵亂天下危懼人皆咎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下賊已破潼關明日以太子賓客罷分司東都是夜仰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尸於長安市子晏天祐初爲河南尉柳璨殺之

贊曰盧攜之敗王鐸私高駢賊遂卷咸鎬而西易若舉毛可謂朝無人焉唐將亾攜爲之鳴梟宐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也

馬楊路盧列傳第一百九

馬山屯鳳臺氏

唐書百八十四

鄭二王韋張列傳第一百一十

鄭山屯鳳臺氏

唐書百八十五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父亞字子佐爽邁有文舉進士賢良方正書判拔萃三中其科李德裕爲翰林學士高其才及守浙西辟署幕府擢監察御史李回任中丞薦爲刑部郎中知雜事拜給事中德裕罷宰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坐吳湘獄不能直冤貶循州刺史死于官畋舉進士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可奏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喪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絢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絢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誣畋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爲刑部員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爲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畋思不淹晷成文粲然無不切機要當時推之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

以諫。迨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等怨之，以爲附下罔上。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內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故事，兩省轉對延英，獨常侍不與。畋建言：宜備顧問，詔可。遂著于令。以兵部侍郎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時宰相騶哄，聯數坊呵止，行人畋教導者，止百步，禁百官僕史不得擅至宰相府。交廣邕南兵，舊取嶺北五道米往餉之，船多敗沒。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歲煮海取鹽，直四十萬緡，市虔吉米，以贍安南。罷荆洪等漕役，軍食遂饒。後以王師甫爲嶺南供軍副使，師甫請兼總兵，而歲加獻錢二十萬緡。畋曰：荷且有功，而師甫以利啖朝廷，謀奪其兵，不可罷之。再遷門下侍郎，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黃巢勢寢，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羣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

功。乃曰：駢才略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之師方至，蕞爾賊，奈何捨之？令四方解體邪？畋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故能興江淮，根蔓天下。國家久平，士忘戰，所在閉壘，不敢出。如以恩釋罪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巢，卽机上肉耳。法謂不戰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內亦屬駢，乃然攜議。畋曰：安危屬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稅駕。會駢奏南蠻方疆，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卽抗論，至相詬，嫚攜怒，拂衣去。裾蟻於硯，因抵之。帝以大臣爭口語，無以示百官，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募銳兵五百，號疾雷將，境中盜不敢發。發輒得，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紕戎衣給。

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泣曰：將相悞國，臣請死以懲無狀。帝勞遣之，且曰：公謹扼賊衝，無令得西向。畋曰：方艱虞時，事有機急，不可中覆，請便宜從事。臣當以死報國。帝曰：利社稷，無不可。畋還，蒐士卒，繕器械，濬城隍，使于梁者，道相屬。俄而賊使至，諸將皆欲附賊。畋開諭不可，即悉出金帛，請得脫身去，復不聽。而使以偽赦令示軍中，乃去。明日，詔使至，畋召監軍袁敬柔，以逆順曉諸將，乃聽命。刺血以盟。畋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于軍，餘黨數百人，皆捕誅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西面行營都統。軍中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弘夫設伏以待。璠內輕畋，儒柔縱步騎鼓而前。畋以銳卒數千當賊，疏陣而多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衆寡，陣未整，伏發，衆皆囂。日暮，軍四合，鏖戰，龍

尾坡，殺賊二萬，級積尸數十里，多獲鎧仗。璠遁去，禽璠子，斬之。威動京師。時諸鎮兵在寰內尚數萬，無所歸。畋招來之，厚加慰結，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時王命不出，劍門四方謂王室微，不能復興。及畋檄至，遠近咸聳，各治兵，思立功。奔問行在，衆大懼，不敢西謀。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帝聞捷，曰：朕知畋不盡儒者之勇，乃爾。弘夫取咸陽，以梓濟兵，渭水賊伏甲，僞走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畋數敕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兼門下侍郎、京城四面行營都統，賜御袍犀帶，拜而不賀。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求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衛畋出境。旣半道，內慙負，即辭疾，詔授

太子少傅分司東都便醫於興元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門下侍郎平章事軍務一以咨決興州戍將孫鄴坐賊抵死畋奏言方關輔失守鄴護褒斜有功請免死陳秋兒係嗟峨山拒賊農不廢耕請以檢校散騎常侍隸奉天軍制皆可舊制使府校書郎以上滿三歲遷監察御史裏行至大夫常侍滿三十月遷雖節度兼宰相亦不敢越自軍興有歲內數遷者畋以爲不可請行營節度繇裏行至大夫許滿二十月遷校書郎以上滿二歲乃奏非軍興者如故事從之時田令孜恃權有所干請畋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畋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畋而奪之鎮今畋當國內不喜故二人相結而遣客上畋過咎帝得其情不許畋乃引疾去位人見帝曰乘輿東還繇大散關幸鳳翔供張頓

峙一委昌言乃可安臣若以宰相從彼且猜阻非所以靖反側也請以散官養疾或羣臣有疑願出臣章示之使知天子於臣無纖芥者帝以其誠乃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罷政事以凝績爲壁州刺史留養徙龍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後帝思畋忠力又贈太傅凝績數歲亦卒始李茂貞以博野裨將戍奉天畋召隸麾下委以游邏厚禮之茂貞感其飾擢及畋還葬鄭表爲請諡曰文昭天復初與李思恭配饗僖宗廟廷又贈宗楚弘夫官畋爲人仁恕姿采如峙玉凡與布衣交至貴無少易鄭穀者薰子也方畋秉政擢爲給事中至侍郎其損怨類如此巢之難先諸軍破賊雖功不終而還相天子坐籌帷幄終能復國云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寢顯歷中書舍人

禮部侍郎所取多才實士爲世稱挹拜御史中丞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門下侍郎尚書左僕射超拜司徒韋係衡緣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竊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搢紳賴焉鐸亦上疏祈解乃以檢校左僕射出爲宣武節度使僖宗初以左僕射召始鐸當國練制度智慮周密時論推允會河南盜起天下跂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諸將觀望不進天下大震朝廷議置統帥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羣盜帝卽以鐸爲侍中荆南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封晉國公綏納流冗益募軍完器鎧武備張設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敏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分精兵使守湖南俄而賊捨廣州鼓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

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拜司徒門下侍郎平章事加侍中復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幸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鐸感慨王室每人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判延資戶部租庸等使於是表崔安潛自副鄭昌圖裴贇裴樞王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洎梁蜀師三萬壁蓋屋移檄天下先是諸將雖環賊莫肯先及鐸檄至號令殷然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于已乃搆鐸於帝罷爲檢校司徒以義成節度還屯鐸功危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策勲居關東諸鎮第一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

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內樂禍且怨中朝大臣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其冤天下痛之弟鐸累官汝州刺史乾符中王仙芝來攻鐸拒之自督勇士與別將董漢勳守南北門城陷漢勳力戰死鐸貶韶州司馬終太子賓客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尚王者或以徽聞徽本澹聲利聞不喜往見宰相劉瑒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瑒爲言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徐商罷政事守江陵心欲表徽在幕府恐其不樂外忍不言徽自往曰公知徽安得不從商大喜表爲殿中

侍御史署節度府判官御史中丞高湜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故事考簿以朱注上下爲殿最歲久易漫吏輒竄易爲姦徽始用墨遂絕妄欺擢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冒夜出徽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墮崖樾間爲賊所執迫還將汗以官徽陽瘖不答以刃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護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縑書章遣人間走蜀詔拜兵部尚書京城四面宣慰催陣使昭義高潏與賊戰石橋敗績其將劉廣擅還據潞州別將孟方立殺廣因取邢洛磁三州貳于已昭義所隸唯澤一州帝以兵部侍郎鄭昌圖權守潞士心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朝議以大臣鎮撫卽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昭義節度使是時李克用亦爭澤潞徽商朝廷力未能以兵

抗之奉表固辭詔可更爲諸道租庸供軍使因說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其夏沙陀會諸軍遂平京師徽助爲多遷右僕射大亂之後宮觀焚殘園陵皆發掘鞠爲丘莽乘輿未有東意詔徽充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使徽外調兵食內撫綏流亡踰年稍稍完聚興復殿寢裁制有宜卽奉表請帝東還又進檢校司空御史大夫仍權京兆尹宦要家爭遣人治第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徽不屈勢倖一平以法繇是爲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忿共譖罷徽令赴行在俄授太子少師徽遂移疾河中滿百日免帝還京師復申前授稱疾不任奉謁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琅邪郡侯未行而嗣襄王煚作亂帝進次漢中煚逼召徽以尪廢自言及煚僭號迫羣臣作

誓牒徽託手弱卒不肯署煚平帝至鳳翔召徽爲御史大夫固辭足痺復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徽神氣尚彊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是時銓選失序吏肆爲姦補調重複不可檢徽爲手籍一驗實之遂無姦滯進右僕射大順元年卒贈司空諡曰貞譜言其先本魏諸公子秦滅魏至漢徙關中霸陵以其故王家爲王氏十世祖罷仕周爲同州刺史死葬咸陽鳳政原子孫因家杜陵曾祖擇從昆弟四人曰易從朋從言從皆擢進士第至鳳閣舍人者三人故號鳳閣王氏自是訖大中時登進士者十八人位臺省牧守者二十餘人徽有雅望拜宰相一日而京師亂故其設施無可道者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踐歷華近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興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昌符遷大保兼侍中昭宗卽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幢節行城下諭其衆曰毋久閉壘敬瑄遣人言曰鐵券先帝所命若何違之淹半歲始拔漢州建給昭度曰公暴師遠出事蠻夷地方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建以重兵守劔門急攻成都囚敬瑄自稱留後罷昭度爲東都留守杜讓能旣被害以司徒門下侍郎復爲平章事進大傅王行瑜求爲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卽位後人臣無復拜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况行瑜乎乃更號尚父行瑜怨會用李磎輔政而崔

昭緯密語行瑜曰前公已爲尚書令昭度持不可今又引磎叶力此姦人務立黨與惑上聽恐事復有如杜太尉時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爲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聯兵至關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許其家收葬贈太尉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汎知書史喜高論士友擯薄之不得志乃羸服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以捭闔干時樞密使楊復恭遇之以處士薦爲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爾乃及是乎對曰臣安知爲此張濬教臣也乃急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奏署

都統判官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彊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曰公爲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北面俯伏而敢侮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貽愧謝濬宣詔已上按兵默默濬召將佐至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害黃巢取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邪今諸侯勤王者踵相接公等據一州以觀成敗後賊平將安往誠能此時共誅大盜迎天子功名富貴可反手而取吾憐公等捨安而蹈危也諸將雜然曰諫議語是敬武即引軍從濬西擢濬爲會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後再狩山南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濬始繇復恭進復恭中失權更依田令孜故復恭銜之及爲中尉數被離間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略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嘗問致治之要對曰在彊兵兵彊

天下服矣天子繇是甘心於武功後與論古今事濬輒曰漢晉之遠無可道陛下春秋鼎富天資英特內偏宦臣外迫彊臣故不能安此臣所以痛心而泣血也是時朱全忠威振關東而安居受殺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繇李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願帥兵爲犄角帝詔文武四品以上議皆言王室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先帝時身播屯亂蓋克用全忠不相下也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陛下所顧一時事爾臣見師度河賊必破今軍中費尚足支數年幸聽勿疑旣濬緯相倡和帝乃決出師詔濬爲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爲昭義節度使副之韓建爲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並爲招討使樞密使駱全諲爲行

營都監以汴甲三千爲帳下發五十二軍邠寧鄜夏雜虜合五萬
帝置酒安喜樓臨餞濬飲酣泣下曰陛下偏於賊臣願以死除之
復恭聞不懌率中尉等餞長樂坂以酒屬濬濬不肯舉是役也濬
外幸成功而內制復恭故銜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絕河會平陽汴
將朱崇節已戍潞濬慮汴人遂據有之乃令揆分兵趨潞以中人
韓歸範持節護送至軍會太原將李存孝方攻潞揆至長子爲存
孝所禽汴人亦棄城去濬次陰地關諸軍壁平陽存孝擊之皆大
北委仗械去濬斂衆夜遁比明軍失大半存孝進掠晉絳慈隰其
鋒甚盛濬間道出王屋奔河清杼而濟麾下略盡全譴飲藥死建
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辭悖慢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卽日下
詔罷濬爲武昌軍節度使三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爲申請詔聽
使便濬乃至藍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爲宰相故濬亦拜

兵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爲相暮請
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拜尚書右僕射上疏乞骸骨遷左僕射
致仕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時言之劉季述亂濬
徒步入洛泣諭張全義并致書諸藩請謀王室之難王師範起兵
青州欲取濬爲謀王不克全忠脅帝東遷濬聞曰乘輿卜洛則大
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構它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
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始濬素厚永
寧史葉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留則
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彥率士三十人送之泝漢入蜀
後事王建少子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密時行密得承制除拜播
請每除吏必紫極宮玄宗像前致制誥于按乃出之示不忘朝廷
且欲雪家冤而不克終廣陵

贊曰唐之季嗣君暗庸天穢其德久矣繼人柄朝靡謀不乖如畋
鐸皆社稷之才當大過之世爲天下倡扶支王室幾致中興俄而
爲孽豎亂官所乘功業無所成就濬以亂止亂悖繆厥心悲夫

鄭一王韋張列傳第一百十終

蘇州府志

唐書百八十五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列傳第一百一十一 唐書百八十六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待選爲魯城令安祿山反率縣人
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希逸爲牙將每戰得攻魯城者必
手屠之歷左贊善大夫從李洎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擢
累檢校工部尚書天德西城防禦使以徙城事不爲宰相李吉甫
所助以憂死寶藉蔭爲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侗嘗爲懷義參
軍寶從之爲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駢皆隸右神
策軍歷良原鎮使以善擊毬俱補軍將駢以兄事實寶彊毅未嘗
訕意於人官不進自請以毬見武宗稱其能擢金吾將軍以毬喪
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涇原節度使務耕力聚糧二十萬斛號良
將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兼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
揚州僖宗入蜀加檢校司空時羣盜所在繫結柳超據常熟王敖

據昆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發杭州兵戍縣鎮判八都石鏡都董昌王之清平都陳晟王之於潛都吳文舉王之鹽官都徐及主之新登都杜稜王之唐山都饒京王之富春都文禹王之龍泉都凌文舉主之中和二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寶和裕喜接士以京師陷賊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諸以州授晟寶子璵統後樓都辱不能馭軍部伍橫肆寶亦稍惑聲色不卹事以壻楊茂實爲蘇州刺史重斂人不聊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命寶表留不聽乃殘郛署汗垣牖去詔以王蘊代載載留潤州初鎮海將張郁以擊毬事實光啓初劇賊剽崑山寶遣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醉而叛王蘊謂州兵還休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守寶遣將拓

八万
拔從討定之郁保常熟因攻常州刺史劉革迎降衆稍集寶遣將丁從實督兵攻之郁走海陵依鎮遏使高霸從實遂據常州及董昌從義勝軍節度使寶承制擢杭州都將錢鏐領州事宣州賊李君旺陷義興守之是時右散騎常侍沈誥使至江南負田令孜勢震暴州縣嗣襄王下令搜令孜黨寶收誥及趙載殺之高駢領鹽鐵辟寶子佶爲支使寶亦表駢從子在幕府駢爲都統寢不禮寶寶銜之帝在蜀淮南絕貢賦謾言道浙西爲寶剽阻帝知其誣不直駢自是顯隙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寶喜將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寶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謀執寶寶答曰平時且不聞境上會況上蒙塵宗廟焚辱寧高會時耶我非李康不能爲作功勳欺朝廷也駢遣人切讓寶亦詬絕之會部將劉浩刁顏與度支催勘使太子左庶子薛朗叛寶方寢外兵格鬪火照城中寶驚出

諭曰爲吾用則吾兵否則寇也六州皆我鎮何往不適乃自青陽門出奔士大掠官屬崔綰陸鏐田倍皆死浩奉朗領府事寶至奔牛埭駢饋以壘葛諷其且亡也寶抵于地曰公有呂用之難方作無謂我卽奔常州依丁從寶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錢鏐遣杜稜成及攻薛朗稜子建徽攻從寶聲言迎寶擊破賊君旺取船八百艘遂圍常州從寶奔海陵鏐具橐鞬迎寶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畢師鐸所囚寶死年七十四贈太保鏐以杜稜守常州文德元年拔潤州劉浩亡不知所在執朗剖其心祭寶使阮結守潤州楊行密殺高霸而張郁丁從寶皆死初黃巢平時溥遣小史李師悅上符璽拜湖州刺史昭宗時遷忠國軍節度使董昌反師悅連和與鏐有隙而結好於行密安仁義次潤州復助之乾寧三年卒子繼徽代以地附行密其將沈攸謂不可繼徽乃奔揚州陳

晟據睦州十八年死弟詢代立畏鏐忌已因徐綰亂與田頰通鏐割桐廬隸杭州詢遂絕鏐攻蘭溪鏐使方永珍擊詢天祐元年行密遣將闕咥陶雅救之執鏐弟鎰大將王求顧全武等未幾鏐將楊習攻婺州詢乃奔楊渥渥以金師會守之及鏐破衢州師會走鏐取其地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世籍神策軍家勝業里爲天下高貴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僮千人以此奮累除檢校司空金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自右軍鎮使歷檢校刑部尚書定州制置使累遷義武節度使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詔處存檢校尚書右僕射督戰俄拜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夷語輒流涕

軍中多處存義愈爲之用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
迎勸卒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收城
破賊克用爲第一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大將張公慶會諸
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田令孜討王
重榮徙處存節度河中上書言重榮有大功不可改易搖諸侯之
心不納趣上道軍次晉州刺史冀君武閉門不內而重榮拒詔處
存臨事通便宜有大將風幽鎮兵悍馬彊其地執也而易定介於
其間侵軼歲至及李匡威得志謀并取之處存善修鄰驩內撫民
有恩痛折節下賢協穆太原以自助遠近同心歲時講兵與諸鎮
抗無能侵軼者累加侍中檢校太尉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師諡
曰忠肅二軍迹河朔舊事推子郃由副使爲留後昭宗從之累拜
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進太保光化三年朱

全忠使張存敬攻幽州以瓦橋潭潦道祁溝關郃方與劉守光厚
乃界叔處直兵擾其尾令騎將甄瓊章次義豐而存敬游奕騎已
至且戰且引十餘里執瓊章而氏叔琮下深澤執大將馬少安圍
祁州屠之斬刺史楊約休兵十日處直壁沙河存敬軍河北挑戰
處直不出涉河乃戰處直大敗亡大將十五士死者數萬存敬收
械甲以賦戰士而焚其餘遂圍定州郃斬親吏梁汶移書存敬且
請盟俄而外郃陷郃以其族奔太原使處直主留後全忠亦至處
直辭曰敝邑事上未嘗不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
忠責何故事克用答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
爲罪請改圖全忠許之處直以從孫爲質上所持節卽獻絹三十
萬具牛酒犒師存敬取成而還全忠表處直爲節度留後檢校尚
書左僕射郃至太原克用表爲檢校太尉卒處直字允天復初爲

太原郡王

鄧處訥字冲韞邵州龍潭人少從江西人閔頊防秋安南中和元年還道潭州逐觀察使李裕召諸州戍校徇曰天下未定今與君等安護州邑以待天子命若何衆稱善乃推頊爲留後請諸朝僖宗方在蜀遣使者撫慰當是時撫州刺史鍾傳據洪州議者欲二盜相噬卽復置鎮南軍擢頊節度使頊悟不受命更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欽化軍節度使以處訥爲邵州刺史朗州武陵人雷滿者本漁師有勇力時武陵諸蠻數叛荆南節度使高駢擢滿爲裨將將鎮蠻軍從駢淮南逃歸與里人區景思獵大澤中嘯亡命少年千人署伍長自號朗團軍推滿爲帥景思爲司馬襲州殺刺史崔翥詔授朗州兵馬留後歲略江陵焚廬落劫居人俄進武貞軍節度使先是陬溪人周岳與滿狎因獵宰肉不平而鬪欲殺滿不克

見滿已據州悉衆趨衡州逐刺史徐顥詔授衡州刺史石門峒酋向瓌聞滿得志亦集夷獠數千屠牛勞衆操長刀柘弩寇州縣自稱朗北團陷澧州殺刺史呂自牧自稱刺史頊旣疆大且治人有恩哀徐顥窮率兵納之向瓌召梅山十峒獠斷邵州道頊掩其營周岳羸軍誘戰頊墮伏中故大敗淮西將黃皓殺頊岳聞亂以輕兵入潭州自稱欽化軍節度使處訥聞之哭諸將入弔處訥曰與君等荷僕射恩若合一州之兵問周岳罪奈何衆曰善於是礪甲訓兵積八年結雷滿爲援攻岳斬之自稱留後昭宗詔拜武安軍節度使不三日會劉建鋒馬殷兵至攻澧陵處訥遣邵州豪傑蔣勛鄧繼崇率兵三千斷龍回關助以牛酒犒師殷說勛曰劉公勇智絕人術家言當與翼軫間今精兵十萬攻必下戰必克收敗衆以餉軍公哀鄉兵扞關殆矣不如下之富貴可得也勛謂然又其

下畏建鋒虐夜棄甲走建鋒至關曰此天意也盡用邵旗鎧趨潭州守者以爲助軍納之既入處訥方宴執而殺之建鋒許助賞未及行遣請弗許助怒率鄧繼崇攻湘鄉取邵州進壁定勝武安建鋒使殷督諸將擊之殷大敗走江澣鄉人夏侯陟教殷以奇兵出迪田踰澗山據江爲壁伏兵于莽誘助度江助見士未陣爭出鬪殷分兵襲其壁麾澣江軍夾擊助大敗拔定勝一壁進圍邵州未下而建鋒死殷代爲節度使助請和不許卒禽助斬之是時道州蠻酋蔡結何庾衡人楊師遠各據州叛宿人魯景仁從黃巢爲盜至廣州病不能去以千騎留連州衆飢從蔡結求糧乃相倚杖與州戍將黃行存誘工商四五百人據連州郴人陳彥謙殺刺史董岳發官帑募士自稱都統勝兵四千零陵人唐行旻乘巢亂脅衆自防盜永州殺刺史鄭蔚與景仁合從數遣謀殷虛實完壘自守

攻

殷遣將李瓊攻永州殺行旻李瑋攻道州蔡結約峒獠爲援久不勝謀曰蠻所恃林藪耳乃屯大川伐山焚林獠驚走城陷執蔡結何庾殷斬之李瓊出來陽常寧攻郴州陳彥謙出戰軍亂不能陣斬彥謙進圍連州魯景仁乘城守三日不下夜焚其門入之景仁自刺死項字公謹滿字秉仁岳字峻昭行旻字昌圖滿不修飾每宴使客抵寶器潭中曰此水府也蛟龍所憑吾能沒焉乃裸入水俄取器以出累遷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復元年卒子彥威自立間荆南節度使成汭兵出襲江陵入之焚樓船殘墟落數千里無人跡弟彥恭結忠義節度趙匡凝以逐彥威據江陵匡凝弟匡明擊之還走朗州

陳儒江陵人世爲牙右職廣明元年以鄭紹業爲荆南節度使時朗州刺史段彥謩方據荆南紹業憚之踰半歲乃至僖宗入蜀召

紹業還行在。以彥暮代節度。彥暮與監軍朱敬玫不平。謀殺之。敬玫覺。先率兵入其府。彥暮方寢。拔劍縋城。奔親軍壘。不得入。彥暮曰。而等負我。俄見害。親屬僚佐皆死。敬玫以少尹李燧爲留後。且誣彥暮以罪。帝遣中人似先元錫王魯琪慰撫。密戒曰。若敬玫可誅。誅之以爾代。而魯琪爲副。敬玫盛兵出迎。元錫等不敢發。而還。復詔鄭紹業爲節度使。逗留不進。敬玫署儒領府事。明年遷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進檢校右僕射。敬玫有悍卒三千。號忠勇軍。暴甚。儒不能制。初。紹業將申屠琮率兵五千援京師。旣歸。儒告以忠勇。撓治。琮請除之。大將程君從聞之。率衆奔澧州。琮追斬百餘人。軍乃潰。已而琮復領軍。雷滿三以兵薄城。儒厚啖以利。乃去。淮南將張瓌。韓師德。據復岳二州。自署刺史。儒請瓌攝行軍司馬。師德攝節度副使。共擊滿。師德兵上峽。大略去。瓌引兵入。逐儒。儒將

奔行在。旣又劫還囚之。瓌滑州人。暴勇而殘。荆故將夷戮幾盡。時以楊玄暉代敬玫。監軍召敬玫還。成都懼帝治前罪。稱疾自解。前此數殺大將富商。故積賄。每曝衣。統繡不可計。瓌見心動。遣卒賊之。敬玫衣黃衣。盜刺其腹死。秦宗言來寇。馬步使趙匡欲奉儒出。瓌覺之。殺匡而絕儒食。七日死。瓌固壘。二歲。樵蘇皆盡。米斗錢四十千。計杯而食。號爲通腸疫。死者爭啗其尸。縣首于戶。以備饌。軍中甲鼓無遺。夜擊闔爲警。宗言不能下。乃解去。二年。宗權遣趙德諱攻瓌。瓌求救於歸州刺史郭禹。禹率峽州刺史潘章解圍。明年德諱又至。諸將困于戰。城遂陷。瓌死人無識者。併尸于井。復州長史陳璠從瓌至江陵。密斷瓌首置囊中。走京師。獻之。授安州刺史。劉巨容。徐州人。爲州大將。龐勛之反。自拔歸。授埭橋鎮遏使。浙西突陣將王郢。反攻明州。巨容以筒箭射郢死。拜明州刺史。徙楚州。

團練使黃巢亂江淮授斬黃招討副使徙襄州行軍司馬檢校右散騎常侍巢據荆南俄遷山南東道節度使以扞巢屯團林江西招討使曹全晟與巨容守荆門關與賊戰巨容僞北巢追之伏興林樾間賊大敗執賊將十三人轉鬪一舍虜獲不可計巢浮江東奔巨容追之率十俘入以功遷檢校禮部尚書諸將欲乘勝追斬巢巨容止曰朝家多負人有危難不愛惜官賞事平卽忘之不如留賊爲富貴作地諸將謂然故巢復熾及陷兩京巨容合諸道兵討之授南面行營招討使累兼天下兵馬先鋒開道供軍糧料使檢校司空封彭城縣侯巨容明吏治時僖宗在蜀公卿多因巨容護赴行在山南西道節度使鹿晏弘爲禁軍所逐引麾下東出襄鄧秦宗權遣趙德諱合晏弘兵攻襄州巨容不能守奔成都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爲呂用之所譖亡奔襄漢駢遣

更捕得生見巨容自言其術巨容留不遣田令孜之弟道襄州巨容出金夸之及在蜀匿生使術不得傳令孜恨之龍紀元年殺巨容夷其宗生并死巨容部將馮行襲者均州武當人以謀勇稱里中中和初鄉豪孫喜聚衆數千人謀攻城行襲伏士江隩以單舟迎喜曰州人思得將軍久矣顧將軍兵多必剽掠若留衆江北以輕騎進我爲鄉導城可下喜信之旣度江吏出迎伏甲興行襲擊喜斬之衆皆潰行襲乘勝逐刺史呂燁據均州巨容因表爲刺史帝在蜀均之右有長山當襄漢貢道有劇賊據險劫獻物行襲平之武定節度使楊守忠表爲行軍司馬使領兵隘谷口以通秦蜀鳳翔李茂貞養子繼臻據金州行襲攻拔之昭宗卽授金州防禦使時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將襲京師道金商行襲逆戰破之就擢戎昭軍節度使朱全忠圍鳳翔神策中尉韓全誨遣中人二

十輩督江淮兵過其州行襲方附全忠盡殺之收詔書送全忠天祐二年王建遣將王思綰攻行襲敗其兵州大將金行全出降行襲奔均州建以行全爲子更名宗朗授觀察使以渠巴開三州隸之宗朗不能守焚郛邑去全忠以行襲不足禦建遣別將屯金州行襲議徙戎昭軍於均州以金房爲隸全忠以金人不樂行襲以馮恭領州罷防禦使而廢戎昭軍

趙德諱蔡州人從秦宗權爲右將以討黃巢功授申州刺史光啓初與秦誼鹿晏弘合兵攻襄州節度使劉巨容奔成都宗權假德諱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進攻荆南悉收寶貨留裨將王建肇守之遣人纒數百室明年歸州刺史郭禹來討建肇納之奔黔州德諱失荆南又度宗權必敗舉地附朱全忠全忠方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卽表以自副加忠義軍節度使宗權平加中書令封淮安郡

王卒子匡凝嗣字光儀由唐州刺史自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昭宗卽授節度使不三年以威惠聞累遷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匡凝矜嚴盛飾前後持鑑自照全忠之敗清口匡凝與奉國節度使崔洪河東李克用淮南楊行密約合兵攻全忠會方城鎮遏使度軫奔全忠發其謀全忠移書切責使氏叔琮攻唐州刺史趙匡璠降進圍隋州執刺史趙匡璠斬首五千級拔鄧州執刺史國湘匡凝懼乞盟全忠使親將陳俊王紳入叔琮軍崔璘留之紳亡歸洪與行密欲邀友恭軍不克會河東客伊超使淮南還過蔡洪亦留之因是并俊送全忠以部將苛拘爲解遣兄賢入質全忠還之質洪子於汴全忠使賢調蔡卒二千出戍將行大將崔景思不悅殺賢洪懼驅民趨申州遂奔行密麾鼓亘百餘里武昌杜洪邀之弗及蔡士多亡去從者纒二千人天祐元年封匡凝爲楚王時諸道不

上供唯匡凝歲貢賦天子全忠方圖天下遣人諭止之匡凝流涕曰吾爲國屏翰渠敢有他志副使王筠勸絕全忠全忠怒出兵攻之弟匡明大破汴軍於鄧州因勸匡凝與王建連和及荆南成汭敗匡凝取江陵表匡明爲荆南節度留後有詔拜檢校司徒荆南節度行軍司馬全忠以其兵分可圖也乃使楊師厚攻匡凝自將中軍繼之屯臨漢匡凝遣客謝囚不遣敗荆南救兵俘其將全忠循江而南師厚繇陰谷伐木爲梁匡凝以兵二萬瀕江戰大敗乃燔州單舸夜奔揚州行密見之曰君在鎮輕車重馬輸於賊今敗乃歸我邪筠自殺全忠以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遂趨江陵匡明亦謀奔淮南子承規諫曰昔諸葛兄弟分仕二國若適揚州是自取疑也匡明謂然乃趨成都王建待以賓禮授武信軍節度使分其衆爲崇義勇義順義廣義四都全忠遂有荆南

楊守亮曹州人本姓訾名亮與弟信俱從王仙芝爲盜亮身長七尺餘色如鐵仙芝死又事徐唐莒劫剽洪饒二州楊復光平江西得其兄弟養爲假子以信養於弟復恭家曰守亮守信復恭收京師守亮以戰多拜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太保守信興平軍節度使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恭又以假子守貞爲龍劔節度使守忠爲武定軍節度使守厚爲綿州刺史初朱玫取興鳳州虢州刺史滿存以兵赴行在復收二州昭宗擢爲感義軍節度使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復恭四假子及利閬觀察使席儔等共攻王建建軍已圍楊晟分軍逼守厚軍未成列而敗先是守貞守忠聞建兵出拔衆奔綿州并力共攻東川弗勝建將華洪以兵萬人壁綿州之郊敗守忠守厚二人分道行收兵趨閬州始復恭敗依守亮而鳳翔李茂貞邠寧王行瑜鎮國韓建等共劾守亮納

叛人請以鎮兵討之。茂貞自爲興元節度使，以書誚責宰相。帝爲削守亮官爵，因詔茂貞問罪。滿存來救，不克。以衆入興元。茂貞拔興鳳洋三州，破守亮於西。乘勝入興元，復恭挾諸假子及存奔閬州。洪進圍之。帝以徐彥若帥鳳翔，以興元授茂貞。茂貞不肯拜。帝乃以其子繼密爲興元節度使。俄而洪拔閬州，守亮等皆挺身走。將北奔太原，趨商山，飢甚，丐食于野。爲邏戍所縛，見韓建，守亮視建左右八百人，皆常隸已。語建曰：「此屬吾養之，素厚，無一爲我死。公無費衣食，不如殺之。」建許諾。復曰：「公幸貸我俾生，見天子，陳先人功，萬有一不死。」建檻車送京師，吏縛以帛，內毬于口。帝御延喜樓，問反狀。守亮不得語，領而已。左右白服罪，卽執獻太廟，斬獨柳。下梟于市。守厚死巴州，麾下兵多歸王建，存奔京師，爲左武衛大將軍。

陣

楊晟不詳宗系，隸鳳翔軍節度使李昌符。畏其勇，欲殺之。妾周適使亡去，隸神策軍，爲都校。僖宗在陳倉，邠寧朱玫遣萬騎合昌符追行在，乃擢晟感義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守大散關。玫兵攻關，晟數卻戰，潘氏遂大敗。內外無固志，帝更徙興元。晟西奔，攻取興鳳二州，晟襲文州，逐刺史，據成龍茂等州。王建攻成都，田令孜以晟故將，與連和，假威戎軍節度使，守彭州。晟擊建，無功，引還。且畏建圖已，乃約山南西道節度使楊守亮兄弟合謀，拒建，掠新繁，焚漢州。又攻東川，顧彥暉爲建兵所逐。建使王宗裕率騎五萬圍晟，食四郊麥，掠民資產。晟假子實以騎八千降於建。建以奇兵襲楊守厚等，皆亡去。晟開門決戰，大敗，遂約降。建饋十羊，晟曰：「我爲机上肉乎？不出。」建築甬道，屬陴，以入。斬晟首。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初，昌符死，晟得其妾周，母事之。周請爲妻，晟固

地使子興元節度使繼密引軍救彥暉以窺東川四年華洪率眾五萬攻彥暉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敗彥暉兵奪鎧馬八百凡五十戰圍遂固帝仍遣左諫議大夫李洵諭止建拒命帝以嗣郟王戒丕鎮鳳翔徙茂貞代建皆不奉詔梓有鏡堂世稱其麗彥暉嘗會諸將堂上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劔號疥癆賓佩之使侍左右嘗語諸將曰與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癆賓眾曰諾及圍急瑤請聚親信飲得同死彥暉顧王琛曰爾非我舊可自求生指頰垣令逸彥暉手殺妻子乃自刎宗族諸將皆死麾下兵猶七萬初韋昭度爲招討使彥暉建皆爲大校彥暉詳緩有儒者風建左右髡髮黥面若鬼見者皆笑至是錄笑者皆殺之私署弘爲東川節度留後

贊曰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嫉其爲中國之害也春秋之世楚

滅陳鄭而卒復其祀聖人善之處存平黃巢定京師功冠諸將昭宗嘗有意都襄陽依趙凝以自全大抵唐室屏翰皆爲朱溫所翦覆過於夷狄荆舒之爲害也甚矣

周王鄧陳劉趙二楊顧列傳第一百二十一
唐書百八十六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一十二

薛州中唐

唐書百八十七

伺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大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何察時兩軍士干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誘於府擢右署重榮多權詭衆所嚴憚雖主帥莫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能支乃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地邇京師賊調取橫數使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吏不堪命重榮脇說都曰我所詭謀紆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責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橋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奔行在

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大掠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奉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大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滂吏趣具騎滂即奔還重榮遂王留後賊使健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檢校工部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執以徇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十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鑿舟沉于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二州怒甚自

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犄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與復光計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蔑不濟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邪郡王累加檢校太傅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于時巨盜甫定國用大蹙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贍軍天子遣使者諭旨不聽令孜徙重榮充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離間方鎮令孜遣邠寧朱玫進討壁沙苑重榮詒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不

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攻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大敗奔邠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煝僭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縑十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羣臣皆賀重榮遂斬煝長安復平然性悍酷多殺戮少縱舍嘗植大木河上內設機軸有忤意者輒置其上機發皆溺嘗辱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且殺之推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黃巢度淮擢陝虢觀察使重榮據河中三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即拜節度使未幾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行儒軍復安昭宗立進太傅兼中書令封琅邪郡王父子兄弟相繼帥守而從子溘亦爲忠武節

度使乾寧二年重盈死軍中以其兄重簡子珂出繼重榮故推爲留後珙與弟絳州刺史瑤爭河中上言珂本家蒼頭請選大臣鎮河中又與朱全忠書言之珂急乃遣使請婚於李克用克用薦之天子許嗣鎮然猶以崔胤爲河中節度使珙復構珂於王行瑜李茂貞曰珂不受代且晉親也將不利於公行瑜等約韓建共薦珙詔曰吾重已授珂矣重榮有大功不可廢行瑜怒使其弟行約攻珂克用遣李嗣昭援之敗珙於猗氏獲其將李璠三鎮銜帝之却其請也連兵犯京師謀廢帝誅執政而立吉王固請授珙河中克用聞之怒以師討二鎮瑤珙兵引去克用拔絳州斬瑤而屯渭北敗行約於朝邑行約走京師弟行實在左軍共說樞密使駱全權謀挾帝幸邠右軍李繼鵬以告中尉劉景宣二人茂貞黨也欲以兵劫全權等請帝幸鳳翔兩軍合謀承天門街帝登樓喻和之繼

鵬怒輒射帝縱火焚門帝率諸王及衛兵戰繼鵬矢及帝胄軍乃退帝出幸定州將李筠軍嗣延王戒丕嗣丹王允以鹽州六都兵從帝出啓夏門次于郊兩軍憚鹽州兵銳各走其軍帝次莎城百官繼至士民從者亦數萬帝欲入谷中自固以谷有沒唐石惡之徙石門民匿係山谷間帝每出或獻飴漿帝駐馬爲嘗民皆流涕旣而遣嗣薛王知柔及劉光裕還京師克用遣使者奔問行在帝因詔克用珂以兵趨新平又詔涇州張鐔會克用軍以扼岐陽克用在河中未出也帝懼茂貞之逼復使嗣延王戒丕以御服玉器賜之督其西乃壁渭北進營渭橋於是行瑜壁興平茂貞壁鄠行瑜兵數卻茂貞懼斬繼鵬傳首以謝繼鵬姓閻名珪左神策軍拍張人爲茂貞養子云詔削行瑜官爵以克用爲邠寧四面行營都招討使珂爲糧料使克用遣子存貞請天子還宮詔以騎三千戍

三橋帝旣還加珂檢校司空爲節度使克用以女妻之珂親迎太原以李嗣昭助守河中因攻琪琪戰數北琪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顏色泰定下恐不敢叛然稍弱無鬪志光化二年爲部將李璠所殺自爲留後詔代琪節度又失衆凡五月爲牙將朱簡所殺挈其地入朱全忠表授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更名友謙琪殺給事中王祝等十餘人幕府遭戮辱甚衆人有罪輒剗斫以逞祝者故爲常州刺史避難江湖帝聞剛鯁以給事中召道出陝琪謂且柄任厚禮之祝鄙其武暴不降意旣宴盛列珍器音樂琪請於祝曰僕今日得在子弟列大賜也三請祝不答琪勃然曰天子召公公不可留此遂罷遣吏就道殺之族其家投諸河以溺死聞帝不能詰琪死贈太師詔陝州冤死者有司弔祭存問其家始全忠擊楊行密不能克諷荆襄青徐等道請已爲都統以討行密帝

倚違未報而珂與太原鎮定等道亦請加行密都統以討全忠繇是兩罷之全忠怨珂不忘也帝爲劉季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既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而全忠以克用方疆不敢加兵及王鎔誦服拔定州而克用兵折乃謂其將張存敬曰珂恃太原侮慢我爾持一繩縛之存敬以兵數萬度河由含山襲絳州刺史陶建釗晉州刺史張漢瑜皆降以何緡戍之進攻珂全忠率師繼進卽劾珂交構克用爲方鎮生事不可赦珂乞師太原爲緡所迕不能進珂急使妻遺克用書曰賊攻我朝夕見俘乞食大梁矣克用答曰道且斷往救必俱亡不如歸朝廷珂窮遣使告李茂貞曰上初反正詔藩鎮無相侵而朱公不顧約以攻敝邑敝邑亡則邠岐非君所保天子神器斂手付人矣宜與華州韓公出精銳固潼關以張兵勢僕不武公其惠我西偏地以爲扞守蒲請公自有

之關西安危國祚長短繫公此舉也茂貞不答珂益賊會橋毀潛具舟將遁夜諭守兵無肯爲用者牙將劉訓叩寢門珂疑有變叱之訓自袒其衣曰苟有請斷臂自明珂出問計所宜答曰若夜出人將爭舟一夫鴟張禍繫其手如旦日以情諭軍中宜有樂從者可則濟否則召諸將行成以緩敵徐圖所向策也珂然之明日登城語存敬曰吾於朱公有父子驩君姑退舍須公至吾自聽命乃執太原諸將并奉節印內存敬軍豎大幡城上遣兄璘與諸將樊洪等見存敬存敬解圍而戍以兵全忠自洛至全忠王出也始背賊事重榮約爲甥舅德其全已指日月曰我得志凡氏王者皆事之至是忘誓言過重榮墓僞哭而祭次虞鄉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全忠報曰舅之恩無日可忘君若以亡國禮見黃泉其謂我何珂出迎握手泣下駢轡以入居旬日以存敬守河中舉珂室徒

于汴後令入覲遣人賊之於華州自重榮傳珂凡二十年

諸葛爽青州博昌人爲縣伍伯令笞苦之乃亡命沈浮里中龐勛反入盜中爲小校助勢賊率百餘人與泗州守將湯羣自歸累遷汝州防禦使李琢討沙陀於雲州表爲北面招討副使徙夏綏銀節度使檢校尚書右僕射黃巢犯京師詔率代北行營兵入衛次同州降賊僞署河陽節度使代羅元杲元杲者本神策將狀短陋倚中官勢剽財輸京師凡鉅萬人怨之爽至募州人戰衆不從相率迎爽元杲奔行在爽間道奉表僖宗以自明詔拜節度使李克用援陳許道天井關爽懼不肯假道出屯萬善克用自河中趨汝洛爽累授京師東南面招討諸行營副都統左先鋒使兼中書門下平章事朱温爲賊守同州爽率輕兵入之温偃旗設伏以待爽謂賊遁士解甲就舍伏發爽悉棄鎧馬奔還至修武爲魏博韓簡

擊敗之不敢入簡留將趙文珩戍河陽自攻鄆時中和二年也河陽人誘爽自金商馳復入之厚禮文珩及戍人還之魏於是爽攻新鄉簡自鄆來戰獲嘉西簡陰窺關中其下不悅裨將樂彥禎間衆之隙引其軍先還故簡兵八萬自潰相藉溺清水至不流明年詔爽爲東南面招討使伐秦宗權表李罕之自副爽雖與庸厮善吏治法令澄壹人無愁咨擢累檢校司空光啓二年卒其將劉經與澤州刺史張言共立爽子仲方爲留後爲蔡賊孫儒所攻奔于汴儒取孟州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少拳捷初爲浮屠行乞市窮日無得者抵鉢褫祇袂去聚衆攻剽五臺下先是蒲絳民壁摩雲山避亂羣賊往攻不克罕之以百人徑拔之衆號李摩雲隨黃巢度江降于高駢駢表知光州事爲秦宗權所迫奔項城收餘衆依諸葛爽署懷州

刺史爽伐宗權卽表以自副屯睢陽無功又表爲河南尹東都留守使捍蔡河東李克用脫上源之難喪氣還罕之迎謁謹甚勞餼加等厚相結罕之因府爲屯會孫儒來攻罕之不出數月走保龜池東都陷儒焚宮闕剽居民去爽遣將收東都罕之逐出之爽不能制俄而爽死其將劉經張言共立爽子仲方欲去罕之而罕之故與郭璆有隙擅殺璆軍中不悅經間衆怒襲其壁罕之退保乾壕經追擊反爲所敗乘勝入屯洛陽苑中經戰不勝還河陽罕之屯鞏將度汜經遣張言拒河上反與罕之合攻經不克屯懷州孫儒逐仲方取河陽自稱節度使俄而宗權敗棄河陽走罕之言進收其衆句援河東克用遣安金俊率兵助之得河陽克用表罕之爲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有詔與屬籍又表言爲河南尹東都留守罕之與言甚篤然性猜暴是時大亂後野無遺稼部卒日

粟人以食又攻絳州下之復擊晉州王重盈欲出汴兵救罕之解圍還而言善積聚勸民力耕儲厓稍集罕之食之士仰以給求之無厓言不能馱罕之拘河南官吏笞督之又東方貢輸行在者多爲罕之邀頡重盈反間於言文德元年罕之悉兵攻晉州言夜襲河陽俘罕之家罕之窮奔河東克用復表爲澤州刺史領河陽節度使遣李存孝薛阿檀安休休率師三萬攻言城中食盡言納罕於汴求救全忠遣丁會葛從周牛存節來援戰沅河聚休休不利降全忠存孝還全忠更以丁會爲河陽節度使言歸洛陽罕之保澤州數出鈔懷孟晉絳無休歲人匿保山谷出爲樵汲者罕之俘斬略盡數百里無舍煙克用遣罕之存孝攻孟方立拔滋州方立戍將馬漑兵數萬戰琉璃陂罕之禽漑敗其衆大順初汴將李讜鄧季筠攻罕之罕之告急於克用遣存孝以騎五千救之汴士呼

罕之曰公倚沙陀絕大國今太原被圍葛司空入上黨不旬日沙陀無穴處矣存孝怒引兵五百薄譙營呼曰我沙陀未穴者須爾肉以飽吾軍請肥者出鬪季筠引兵決戰存孝奮稍馳直取季筠譙夜走追至馬牢川敗之克用討王行瑜表罕之副都統檢校侍中行瑜誅封隴西郡王檢校太尉兼侍中罕之恃功多嘗私克用愛將蓋寓求一鎮寓爲請克用不許曰鷹鷂飽則去矣我懼其翻覆也光化初昭義節度使薛志勤卒罕之夜襲潞入之自稱留後報克用曰志勤死懼它盜至不俟命輒屯于潞克用遣李嗣昭先擊澤州拘罕之家屬送太原罕之攻沁州執刺史守將送款于汴全忠表罕之昭義節度使命丁會援之與嗣昭戰舍口嗣昭不利葛從周取澤州嗣昭又攻罕之罕之暴得病不能事會代戍全忠更以罕之節度河陽三城卒于行年五十八未幾嗣昭復取澤州以

李存璋爲刺史進收懷州攻河陽汴將閻寶引兵至嗣昭還始儒去東都也并閏不滿百室言治數年人安賴之占籍至五六萬繕池壘作第署城闕復完全忠懼言異已乃徙節天平以韋震爲河南尹爽諸將無傳地者言後嗣名全義

王敬武青州人隸平盧軍爲偏校事節度使安師儒中和中發盜齊棣間遣敬武擊定已還卽逐師儒自爲留後時王鐸方督諸道行營軍復京師因承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趣其兵使西及京師平進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紀元年卒子師範年十六自稱留後嗣領軍昭宗自以太子少師崔安潛領節度師範拒命時棣州刺史張蟾迎安潛師範遣部將盧弘攻之弘與蟾連和師範以金啗之曰君若顧先人使不絕其祀君之惠也不然願死墳墓弘少之不爲備師範伏兵迎于路部將劉鄩斬弘遂攻棣州蟾

請救於朱全忠。全忠馳使諭解。師範拔其城，斬蟾而安。潛不敢入。師範喜儒學，謹孝于法，無所私。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置。師範曰：「法非我敢亂，乃抵舅罪，母恚之。」師範立堂下，日三四，至不得見。三年，拜省戶外，不敢懈。以青州父母所籍，每縣令至，具威儀入謁，令固辭。師範遣吏挾坐，拜廷中，乃出。或諫不可，答曰：「吾恭先世，且示子孫不忘本也。」全忠已并鄆州，遣兵攻師範。師範下之。會全忠圍鳳翔，詔方鎮赴難。以師範附全忠，命楊行密部將朱瑾攻青州。且欲代爲平盧節度。師範聞之，哭曰：「吾爲國守藩，君危不持，可乎？」乃與行密連盟，遣將張居厚、李彥威以甲槩二百輿給爲獻者，及華州先內十輿，閭人覺，衆擐甲，謀殺全忠。守將婁敬思是時崔胤方在華，閉門拒戰，執居厚還。全忠劉鄩襲兗州，入之。師範亦潛兵入河南，徐沂鄆等十餘州同日竝發。全忠使

從子友寧率軍東討。是時帝還長安，故全忠并魏博軍屯齊州。王茂章方以兵二萬合師範弟師誨攻密州，破之。以張訓爲刺史，進攻沂州，敗其兵，還青州。半舍而屯，友寧方攻博昌，未下。全忠督戰，急友寧驅民十萬負木石築山，臨城中。城陷，屠老少，投尸清水，遂圍登州。茂章欲啗友寧，不肯救。未幾城破，友寧負勝攻別屯。茂章度汴軍怠，與師範合擊友寧於石樓，斬其首，傳於行密。全忠怒，悉軍二十萬倍道至。茂章閉營，何軍懈，毀壁出鬪，還與諸將飲。訖復戰。全忠望見，歎曰：「吾有將如是，天下不足平。」於是退屯臨淄。茂章畏全忠，乃斂軍而南。使李虔裕以五百人後拒茂章，解衣寐。虔裕諱曰：「追至，將軍速去。」茂章曰：「吾其決死。」虔裕固請，茂章乃去。已而追至，虔裕一軍覆茂章，免全忠。見虔裕欲釋之，瞋目大罵而死。張訓召諸將謀曰：「汴人至，師少，何以待之？」衆請焚城而亡。訓曰：「不然。」

卽封府藏下縣門密引兵去汴軍見府庫完德之不追全忠留楊師厚圍青州敗師範兵於臨朐執諸將又獲其弟師克是時師範衆尚十餘萬諸將請決戰而師範以弟故乃請降全忠歸其弟假師範知節度留後事師範獻錢二十萬緡以謝軍汴將劉重霸執棣州刺史邵播得其書八百紙皆教師範戰守全忠憚而殺之葛從周圍兗州劉鄩不肯下從周以師範命招之乃盡出將士開門降從周爲辦裝使詣汴鄩但素服乘驢而往全忠賜冠帶辭曰囚請就繫不許旣見慰之飲以酒固辭全忠笑曰取兗州量何大邪擢署都押衙在諸舊將上諸將趨入鄩一無讓全忠奇之歲餘徙師範于汴亦編素請罪全忠見以禮表爲河陽節度使旣受唐禪友寧妻訴讎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坎第左告之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

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百人

孟方立邢州人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郢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洛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墨制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微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桀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邢審誨乞

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鈞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洛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字崇遠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洛磁無虛歲地爲鬪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洛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勾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二分其兵鼓而行克用伏兵于險忠信前軍沒旣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二

倨

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洛方立戰琉璃陂大敗禽其二將被斧鑕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方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陣兵皆居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從弟遷素得士心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於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卽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洛磁三州降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洛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

贊曰以亂救亂跋扈者能之以亂不能救亂險賊者能之蓋救亂似霸然而似之耳故不足與其功觀王重榮寧不信哉破黃巢佐李克用平京師若有爲當世者俄而奮私隙逼天子出奔雖馘朱玫仆僞襄王謂曰定王室實卑之也身死部將手救亂而卒于亂

重榮兩得之不殺朱全忠而為全忠誅絕其嗣宜矣餘皆庸奴下
材無所訾責云

二王諸葛李孟列傳第一百二十一終

西川忠鳳節
氏蘭開甫

唐書百八十七

楊時朱孫列傳第一百二十三

西川忠鳳節
氏蘭開甫

唐書百八十八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少孤與羣兒戲常為旗幟戰陣狀年
二十亡入盜中刺史鄭繁捕得異其貌曰而且富貴何為作賊縱
之與里人田頔陶雅劉威善僖宗在蜀刺史遣通章行在日走三
百里如約而還秦宗權寇廬壽間刺史募殺賊差首級為賞行密
以功補隊長都將忌之俾出戍將行都將問所乏對曰我須公頭
即斬之自為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走淮南節度使高駢因表為
廬州刺史乃以田頔為八營都將陶雅為左衡山將討定鄉盜駢
將呂用之恐行密不可制遣俞公楚以兵五千屯合肥名討黃巢
而陰圖之行密擊殺公楚秦宗權遣弟度淮取舒城行密破走之
時張敖據壽州許勅據滁州與行密拏戰又舒人陳儒攻刺史高
渙渙來告難行密未能定賊吳迴李本逐渙據其城行密虜之取

舒州爲勅所奪光啓二年張敖遣將魏虔攻廬州大將李神福田
頽破之楮城畢師鐸秦彥攻高駢呂用之以駢命署行密行軍司
馬督其兵進援客袁襲說行密曰高公耄昏妖人用權彥乃以逆
除暴熾其亂公亟應必得其地行密乃檄部州哀兵而東次天長
而揚州陷行密薄城而屯用之以兵屬之彥以奇兵背城戰行密
卧帳中令曰賊近報我俄而陷一屯別將李宗禮入曰兵相百戰
且不利請堅壁徐引歸可也李濤怒曰以順去逆何衆寡爲今尚
何歸願以所部前死行密喜益甲出戰俘殺如藉彥軍不出會駢
死襲勸行密舉軍縞素大臨三日進攻城未能下用之將張審晟
詭伏西壕殺闖者啓外兵彥軍疲守邏皆潰去行密入據揚州未
閱月孫儒奄至兵銳甚襲見行密曰公之入以少擊衆室家未完
若外被重圍情見勢殆不如避之行密執海陵鎮遏使高霸殺之

迫

并其衆輦所收財歸于廬於是朱全忠自爲淮南節度使遣將張
廷範致命而授行密副使以行軍司馬李璠知留後行密大怒廷
範璠不敢入全忠更請以行密知觀察留後當此時孫儒彊赫然
有吞吳越意行密欲遁係海陵襲勸還廬州治兵爲後計行密乃
還旣又謀趨洪州襲不可曰鍾傳新興兵附食多未易圖也孫端
據和州趙暉屯上元結此二人以圖宣州我綽綽有餘力矣行密
從之端暉次采石行密自糝潭濟端等戰不勝襲勸行密速趨曷
山堅壁以須宜人求戰示以弱待其怠一舉可禽宣將蘇塘兵二
萬對屯行密不戰分奇兵伐木開道四出塘驚北遂圍宣州刺史
趙鏗糧盡親將多出降初行密有銳士五千衣以黑縵黑甲號黑
雲都又并盱眙曲溪二屯籍其士爲黃頭軍以李神福爲左右黃
頭都尉兵銳甚曲溪將劉金策鏗必遁給曰將軍若出願自吾壘

而偕鏗喜多遺之金許妻以女明日譟城上曰劉郎不爲爾壻鏗宵遁獲之鏗全忠故人也發使求之襲曰斬首送之無後慮乃歸鏗首于汴昭宗詔行密檢校司徒宣歙池觀察使時韓守威以功拜池州刺史行密表徙湖州以兵護送而李師悅在湖州與杭州刺史錢鏐戰不解蘇湖常潤亂甚行密雖得宣州而蔡儔爲孫儒斫破以廬州降儒進攻行密行密復入揚州北結時溥扞儒全忠遣龐師古將兵十萬自潁度淮助行密敗於高郵行密懼退還宣州遣安仁義襲成及取潤州自將三萬屯丹陽仁義又取常州殺錢鏐將杜稜儒亦使劉建鋒奪潤常帝以杭州爲防禦使授鏐以宣州號寧國軍授行密節度使大順二年儒屯溧水循山構壁行密遣李神福屯廣德計曰兵倍不戰當避其銳驕之乃退舍儒衆以爲怯守者懈神福夜襲走之儒將康旺取和州安景思取滁州

神福擊降旺逐景思攻腰山屯破之禽儒將李弘章俄而田頴劉威爲儒所敗行密欲守銅官神福曰儒掃境以來利速戰宜堅壁老其師則我無敵矣又出輕騎絕賊糧道使前不得戰退無仰儲不亡何待於是行密以神福爲宣池都游奕使儒始乏食常熟名賊陳可兒間儒行密之鬪竊入常州自稱制置使行密遣陶雅守潤州張訓入揚州因執楚州刺史以輕兵襲常州斬可兒孫儒圍行密宣州凡五月不解臺濠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糧故行密軍不困卒破儒卽表田頴守宣城長驅入揚州戰凡七年定八州生人將盡行密勞隱休息其下遂安議出鹽茗畀民輸帛幕府高勗曰瘡破之餘不可以加斂且帑貲何患不足若悉我所有易四鄰所無不積日財有餘矣行密納之始選吏綏勸所部蔡儔以廬州叛附朱全忠納孫儒將張顥而倪章據舒州與儔連和行密遣李

神福攻儔破其將儔堅壁不出顯超堞降行密以隸袁積軍積請戮之行密愛其勇更置于親軍未幾儔自殺行密先冢皆爲儔發掘吏請夷發儔世墓不許表劉威爲刺史遣田頔攻歙州於是刺史裴樞有美政民愛之爲拒戰頔兵數却樞朝廷所命者食盡欲降遣行密書請還京師行密以魯郃代樞州人不肯下請陶雅代雅於諸將最寬厚以禮歸樞于朝是歲李神福拔舒州倪章亡以神福爲舒州刺史乾寧二年行密襲濠州李簡重甲絕水縋而入執刺史張璠以劉金守之進取壽州汴將劉知俊儲穀石碣將南襲張訓屯漣水遣兵浮海掩得其膾知俊戰不勝因攻漣水大敗身僅免詔拜行密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弘農郡王董昌爲錢鏐所攻來告窮行密遣臺濛攻蘇州安仁義田頔攻杭州身督戰別將張崇爲鏐執行密欲嫁

其妻答曰崇不負公願少待俄而還自是行密終身倚愛明年五月破蘇州執鏐將成及以朱黨守之朱延壽拔斬光二州行密以霍丘當南北走集以邑豪朱景爲鎮將景驍毅絕人諸盜莫敢犯汴將寇彥卿以騎三千襲之致全忠厚意景不許苦戰彥卿敗而去田頔魏約張宣共圍嘉興鏐大將顧全武救之執宣約逐頔於驛亭埭未幾秦寧節度使朱瑾率部將侯瓚來歸太原將李承嗣史儼史建章亦來奔行密推赤心不疑皆以爲將於是兵銳甚疆天下帝惡武昌節度使杜洪與全忠合手詔授行密江南諸道行營都統討洪汴將朱友恭聶金率騎兵萬人與張崇戰泗州金敗瞿章守黃州聞友恭至南走武昌柵行密遣將馬珣以樓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據險不得前友恭鑿崖開道以彊弩叢射殺章別將遂圍武昌章率軍薄戰不勝友恭斬章拔其壁全忠率

葛從周萬騎攻光州柴再用遣小校王稔以輕騎覘賊汴兵圍之候者請救再用曰稔必殺賊第無往稔解鞍自如暮依樾步戰殺傷多汴兵乃解時亡馬法峻稔追汴軍得馬乃還從周涉淮圍壽州而龐師古聶金以衆七萬壁清口朱延壽擊從周軍敗之行密欲汴圍解乃擊師古李承嗣曰公能潛師趨清口破其衆則從周不擊而潰行密出車西門繇北門去以銳士萬二千齧雪馳迫清口不進壅淮上流灌師古軍張訓自漣水來行密使將羸兵千人爲前鋒師古易之方圍棋軍中不顧朱瑾侯瓚以百騎持汴旌幟直入師古壘舞槊而馳訓亦登岸超其柵汴軍大囂卽斬師古士死十八全忠聞之與從周皆遁走追及壽陽大破之叩淠水方涉爲瑾所乘溺死萬餘瑾徙屯安豐汴將牛全節苦鬪後軍乃得度會大雪士多凍死潁州刺史王敬堯燦薪屬道汴軍免者數千人

未幾復圍壽州七日走馬珣收散卒三百自黃州間道趨分寧絕山谷襲撫州鏐將危全諷列四壁皆萬人珣謂諸將曰爲諸君擊中壁食其穀以歸乃夜擊之全諷走明日珣高會廣旗幟伐鼓循山而下連營潰旣還行密罵曰豎子不遂據其城邪光化元年秦裴取鏐崑山鎮顧全武圍之行密諸將數敗全武遂圍蘇州臺濛固守鏐自以舟師至濛食盡行密遣李簡蔣動迎之敗全武兵濛得還後軍潰裴援絕全武勸其降決水灌城城壞裴乃降鏐喜具千人食以待旣至士不及百鏐曰軍寡何拒之久裴曰糧盡歸死非僕素也初成及之執行密閱其室唯圖書藥劑將辟爲行軍司馬固辭引刀欲自刺行密乃止厚禮而歸之鏐亦遣魏約等還全忠攻蔡州奉國節度使崔洪來丐師明年遣朱瑾率兵萬人攻徐州屯呂梁洪遂來奔會雨霖瑾引還行密攻徐州汴將李禮壁宿

勳

州以援全忠自將次輝州行密戰不勝乃解青州將陳漢賓擁兵送款行密王綰張訓周本率兵迎之漢賓中悔綰訓入見漢賓給麾下饗我不過日中若不至可攻城漢賓釋甲聽命光州叛行密自攻之汴將朱友裕來救撤圍還全忠諭馬殷成汭雷滿令兵攻行密汭滿猶豫汭惡殷事全忠掠其境滿來結好行密壁黃鄂間杜洪寘鳩于酒于井棄城去行密知不入全忠又遣使者督殷汭滿連兵解圍行密還詔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天復元年傳言盜殺錢鏐李神福急攻臨安顧全武列八壁相望神福伏軍青山偽若引去謀奔告全武悉衆躡之神福返鬪與伏夾攻斬首五千級執全武明日遂圍臨安鏐將秦祖以步兵三千降神福乃令軍中護鏐先墓禁樵采鏐遣使者厚謝神福以鏐不死臨安未可下納犒而還明年大將劉存率兵二萬戰艦七百伐湖南殷伏軍長磧洲

以樓艦據上流乘風颺沙彊弩射之存軍熾行密歸顧全武於鏐鏐亦釋秦裴以報帝在鳳翔以左金吾大將軍李儼爲江淮宣諭使授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檢校太師守中書令封吳王承制封拜且告難時已削奪全忠封爵詔西川河東忠義幽州保大橫海義武大同八道攻之詔朱瑾爲平盧節度使繇海州取青齊馮弘鐸爲感化節度使出漣水攻徐宿使朱延壽圍蔡州田頔捍錢鏐行密討杜洪馬殷以分全忠勢行密乃以李神福爲鄂岳招討使劉存副之遣冷業攻馬殷杜洪戰屢敗嬰城請救於全忠全忠使韓勅率步兵萬人屯溝口荆南節度使成汭亦悉衆救洪神福逆戰敗之汭溺死勅引衆走冷業屯平江爲三壁殷將許德勳以銳卒號定南刀夜襲業擊三壁皆破禽業掠上高唐年而去是時杜洪困甚且禽會田頔安仁義絕行密行密召神福存還計事洪

洽

復振頽之敗更以臺濛爲宣州觀察使復遣神福存攻鄂州順義軍使汪武與頽連和歙州刺史陶雅攻鍾傳兵過武所迎謁縛武於軍無錫當浙衝行密使票將張可悰守之鏐勁兵三千夜襲城可悰以百騎擊走之吏皆賀答曰未也方勞諸軍一戰乃蔽火斂旗以須覘者以告鏐兵復至可悰大破之臺濛卒行密以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天祐二年王彥章李德誠拔潤州殺安仁義以王茂章爲潤州團練使聶彥章等率舟師復伐殷攻岳州許德勳詹佶以舟千二百柁入蛤子湖瑋山之南爲木龍鎖舟夜徙三百舸斷楊林岸彥章入荆江將趨江陵佶躡之德勳以梅花海鶻迅舸進斷木龍舟蔽江車弩亂發執彥章溺死萬人殷釋彥章還德勳謂曰爲我謝吳王僕等數人在湖湘不可冀也行密寬易善遇下能得士死力每宴使人負劍侍陳人張洪因以劍擊行密不中近將

李友禽斬之佗日侍劍如故行密蚤出有盜斷馬鞅不之問以故人人懷恩始乘孫儒亂府庫殫空能約已省費不三年而軍富雄嘗過楚州臺濛盛供帳待之行密一夕去遺衣卧內皆經補浣濛還之行密曰吾興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慙登城見王茂章營第曰天下未定而茂章居寢鬱然渠肯爲我忘身乎茂章遽毀損方帝困鳳翔再遣使督兵以爲行密可亢全忠者然兵至宿州給言糧盡乃還全忠脅帝東遷行密恥憤被病全忠亦知天子倚行密爲重乃弑帝以絕人望行密聞之發喪不視事三日因是病篤召將吏付家事問嗣於其佐周隱對曰宣州司徒易而信讒唯淫醜是好不可以嗣不如擇賢者時劉威以宿將有威名隱意屬威行密不答因以王茂章代渥使亟還行密召所親嚴求曰我使周隱召吾兒而不至奈何求往見隱召檄仍在几始渥守宣州

押牙徐溫王令謀約渥曰王且疾而君出外此殆姦人計他日有召非我二人勿應也及是二人以符召渥渥至行密承制授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留後行密諭渥曰左衙都將張顥王茂章李遇皆怙亂不得爲兒除之卒年五十四遺令穀葛爲衣桐瓦爲棺夜葬山谷人不知所在諸將諡曰武忠張顥議歸都統印於宣諭使李儼行節度事諸將畏顥無敢對渥流涕騎軍都尉李濤曰都統印先帝所以賜王父子安得授人諸將唯唯顥投袂去乃共請於儼承制授渥兼侍中淮南節度副大使東面諸道行營都統封弘農郡王渥好騎射初與許玄膺爲刎頸交及嗣位事皆決之諸將莫敢忤渥求王茂章親兵不得及去宣輦帷帘以行茂章嫚罵不與踰年遣兵五千襲之茂章奔杭州秦裴執鍾匡時渥授以江西制置使朱思勅范師從陳鏞以兵戍洪州渥

爲張顥所制二人者渥腹心也顥習以爲有異謀遣陳祐疾馳懷短兵微服入秦裴帳中裴大驚命飲召二將入皆色動酒行祐數其罪皆斬之渥召周隱曰君嘗以孤爲不可嗣何也隱不對遂殺之

贊曰行密興賤微及得志仁恕善御衆治身節儉無大過失可謂賢矣然所據淮楚士氣剽而不剛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爲四方倡以興王室孰視朱溫劫天子而東謀窮意沮債死牖下可謂長太息矣

時溥徐州彭城人爲州牙將黃巢亂京師節度使支詳遣溥與陳璠率兵五千西討次河陰軍亂剽居人溥招戢其衆引還屯境上疑不敢歸詳以牛酒犒士約悉貰其罪軍乃入共推溥爲留後逐詳客館溥厚具貲裝遣璠護還京師夜駐七里亭璠擅殺詳屠其

家溥怒署璠宿州刺史俄殺之別遣將引銳兵三千入關僖宗因以武寧節度命之巢敗東走圍陳州營澱水秦宗權方據淮西相聯結溥地介於賊乃悉師討之軍鋒甚盛連戰輒克授東面兵馬都統遂合許兗鄆兵逐尚讓於太康斬首數萬級讓以所部萬人降溥遣將李師悅等追尾巢至萊蕪大破之諸將爭得巢首而林言斬之持歸溥以獻天子故破賊溥功第一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鉅鹿郡王宗權阻兵拜溥蔡州行營兵馬都統賊平與朱全忠爭功嫌甚日構孫儒方與楊行密爭揚州詔全忠爲淮南節度使平其亂溥自以先起功名顯朝廷位都統顧不得而全忠得之頗悵恨全忠使司馬李璠郭言等東兵道宿州遺溥書請假道溥辭不可間其墮以兵襲之言戰甚力解而還全忠怨自是連歲略徐泗師不弛甲全忠自將及其郊

未得志引去溥窮乞師於李克用克用爲攻碭山朱友裕救之各亡其大將友裕進攻宿州不能拔時大順元年也明年丁會築堤闕汴水灌宿郭三月拔之使劉瓚守而溥將劉知俊引兵二千降全忠軍益不振民失田作又大水荐飢死喪十七以上乃請和於全忠全忠約徙地而罷兵昭宗以宰相劉崇望代之授溥太子太師溥慮去徐且見殺惶惑不受命諭軍中固留有詔聽可泗州刺史張諫聞溥已代卽上書請隸全忠納質子焉溥旣復留諫大懼全忠爲表徙鄭州刺史諫畏兩怨集已乃奔楊行密行密以諫爲楚州刺史并其民徙之以兵屯泗朱友裕率軍攻溥嬰城不出有語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參謀徐璠至軍責諭友裕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墮矣焚其書督餽饋急攻之溥將徐汶出降溥求救於朱瑾全忠自以兵屯曹將去留精騎數千

授霍存曰事急可倍道趨之瑾兵二萬與溥合攻友裕存引兵疾戰瑾溥還壁明日復戰霍存敗死之進逼友裕友裕堅營不出瑾食盡還兗州全忠使龐師古代友裕溥分兵固保石佛山師古攻拔之自是完壘不戰王重師牛存節等梯其堞以入溥徙金玉與妻子登燕子樓自焚死實景福二年全忠遂有其地私置守焉朱宣宋州下邑人父以豪猾聞里中坐鬻鹽抵死宣亡命去青州爲王敬武牙軍黃巢之亂敬武遣將曹存實率兵西入關而宣爲軍候道鄆州是時節度使薛崇拒王仙芝戰死其將崔君裕攝州事存實揣知兵寡襲殺之據其地遂稱留後以宣功多署濮州刺史留總帳下兵中和初魏博韓簡東窺曹鄆引兵濟河存實迎戰死于陣宣收殘卒嬰城簡圍之六月不能拔引兵去僖宗嘉其守拜宣天平節度使累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宜有衆二萬弟瑾勇

冠三軍陰有爭天下心瑾嗜殘殺光啓中求婚於兗州節度使齊克讓託親迎載兵竊發逐克讓據府自稱留後天子卽授以帥節兄弟雄張山東時秦宗權悉兵攻朱全忠使秦賢列三十六壁自將督戰全忠大恐求救于宣宣與瑾身率師往擊宗權宗權敗走全忠厚德宣兄事之情好篤密而內忌其雄且所據皆勁兵地欲造怨乃圖之卽聲言宣納汴亡命移書詆讓宣以新有恩於全忠故答檄恚望全忠由是顯結其隙使朱珍先攻瑾取曹州壁乘氏宣救曹不克奔還范珍圍濮州宣使弟罕救濮全忠自將擊罕斬之拔濮州朱裕奔歸鄆使珍溥鄆挑戰宣不出裕爲書給降導珍入信之夜以兵數千傅城裕開門軍入縣門發死者數千縱礮石擊未入者殺裨將百餘人復取曹以郭詞爲刺史大將郭銖斬詞奔全忠瑾謀悉兵襲汴全忠乃自攻瑾瑾以兵掠單父與全忠將

丁會轉戰不勝去景福初復伐宣令從子友裕先驅自繼之次衛南宣以輕兵夜掩友裕軍走之據其營全忠未知運糧以入乃覺走瓠河與友裕相失距濮十五里舍明日友裕乃至宣留濮州全忠令友裕馳壯騎謀鄆虛實身將而北會宣引還縱兵戰全忠南走絕塹去幾不脫大將多死乃謀持久微極取宣歲一再暴其鄙奪之食俘其工織勵有存者宣令賀瓌守濮州爲友裕所攻委城走友裕進擊徐州時溥求援於宣戰不勝而還溥遂亡全忠卽遣龐師古攻齊州宣瑾皆戍以兵久不下乾寧元年全忠身往薄清河結壘宣瑾三分其兵出擊之全忠迎戰東阿南風急汴軍居下甚懼俄而風返全忠得縱火焚其旁燹薰漲天宣等大北是夏全忠壁曹州南宣薄戰禽其將三人全忠還明年使朱友恭擊兗州瑾堅壁乃塹而守宣饒瑾友恭奪其糧全忠自軍單父會宣求救

于李克用友恭退壁曹南數月全忠自伐宣刈其麥敗克用將李承嗣等乃還宣追之大鈔曹州其秋全忠復攻鄆壁梁山宣克用挑戰全忠設伏破之斬首數千級引而南克用躡全忠後至柏和大寒全忠軍多死不閱月復圍兗州因略地龔丘賀瓌以奇兵擊全忠輜重不及戰鉅野東瓌大敗見禽師無子餘軍道大陂風暴起全忠曰豈殺人有遺邪乃搜軍中復斬數千人風亦止執瓌示城下瑾之兄瓊守齊州見勢屈以州歸全忠結同姓權全忠許之輕騎至軍全忠勞苦加禮因使招瑾瑾領精騎鬲池笑語如平生歡乃使將胡規僞送款欲得瓊躬上符節全忠不之虞瑾伏壯士橋下瓊單騎至方交語士突起掖瓊以入斬其首棄城下汴軍大震全忠恚數日乃去三年克用使其將李瑋以兵屯莘援宣爲羅弘信所破全忠大喜度宣可困遣龐師古伐宣宣逆戰敗于馬頰

河師古迫其西門兵不出全忠之攻宣凡十興師四敗績宣才將皆盡益內沮度不能與全忠確則固守增堞深溝爲不可逼明年葛從周密造舟于塹師人踰而升宣出奔爲民所縛追至執以獻全忠斬之而納其妻使師古攻兗州二月食盡瑾自出督芻粟轉掠豐沛間而子用貞及大將康懷英等舉城降瑾引麾下走沂州刺史尹懷賓不納乃趨海州刺史朱用芝以其衆與瑾奔楊行密行密迎之高郵解玉帶以賜表領徐州節度使畀以兵師古從周以兵七萬討行密瑾敗之清口擊殺師古而從周還師至溍水方涉瑾追及殺傷溺死幾盡瑾事行密尤盡力

孫儒河南河南人以趨下橫里中隸忠武軍爲裨校與劉建鋒善黃巢亂以兵屬秦宗權爲都將光啓初宗權遣儒攻東都留守李罕之出奔儒焚宮闕屠居人河陽節度使諸葛爽與儒戰洛水爽敗儒亦東圍鄭州朱全忠屯中牟救之不敢前儒衆夜登城刺史李璠走儒進拔河橋遂取河陽留後諸葛仲方出奔全忠壁河陰儒掠汴鄙全忠兵卻屯胙城東南列僞旗鼓疑之儒乃還會全忠與宗權戰宗權敗走儒聞殺孟人汜尸於河焚并邑乃去宗權又遣儒鈔淮南乘高駢之亂儒留濠州會楊行密得揚州宗權使弟宗衡爭淮南以儒爲副建鋒爲前鋒儒常曰丈夫不能苦戰萬里賞罰繇已奈何居人下生不能富貴死得廟食乎未幾汴兵攻蔡宗權召之儒稱疾不往宗衡督之卽大會帳下酒酣斬宗衡并其衆與建鋒許德勳等盟有騎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數萬號土團白條軍文德元年破揚州自爲淮南節度使與時溥連和初全忠嘗以書招儒故又納款於汴且送宗衡秦彥畢師鐸首全忠藉以聞昭宗授儒檢校司空全忠署爲招討副使龍紀初悉兵攻

宣州行密取淮南儒還行密走始得潤常蘇三州兵益彊使建鋒守潤常全忠約行密圖之儒謀定江南乃北爭天下畏全忠擣虛乃遣人卑辭厚賄全忠薦於朝詔授淮南節度使大順元年行密取潤州以安仁義守之常州以李友守之儒怒三分其軍度江建鋒復拔常潤仁義走全忠遣將龐從等軍十萬掩至高郵儒悉師禦之故仁義間取潤州劉威田頔等敗建鋒於武進取常州杭州錢鏐將沈粲自蘇州奔儒行密諸將在潤常者皆爲建鋒所逐仁義頔棄潤州走明年儒引兵自京口轉戰召建鋒皆行行密諸將屯險者聞儒至皆走頔威等合兵三萬邀儒黃池儒遣馬殷擊走之儒營廣德乘勝至東溪淮人大恐行密遣臺濛屯西溪自引軍逆戰儒軍圍之數重黑雲將李簡以騎馳之行密乃免儒遂圍宣州行密乞師於錢鏐會谿潦暴湧廣德黃池諸壁皆沒儒分兵取

和滁二州其秋儒焚揚州引而西傳檄遠近號五十萬旌旗相屬數百里所過燒廬舍殺老弱以給軍行密懼將遁去戴規曰儒軍數敗今埽地而至決死於我若吾遣降者間至揚州撫尉衣食使儒軍聞其家尚完人人思歸不戰可禽也行密乃遣親將入揚州取儒營糧數十萬斛以稟飢民儒屯廣德陶雅以騎軍破儒前鋒屯嚴公臺十二月頔威與儒決戰皆大敗儒連屯稍西行密使陶雅屯潤州扼其歸路景福元年儒復圍宣州屯陵陽行密戰不利謀出奔時劉威方繫獄且死行密窮更召問計對曰儒焚倉隕壘以來糧盡將爲我禽若勁兵背城坐制其困李神福亦請據險邀儒糧行密乃分兵攻廣德壁而絕饜道軍適大疫儒病疢遣建鋒殷鈔諸縣行密知城下兵寡乃晨出率仁義頔背城決戰破五十七壁會暴澍且冥儒軍大敗儒病甚股弁不能興頔執儒獻行密諸

將皆降儒就刑于市見劉威曰中君之謀儒嘗引鑑搔首曰此頭不久當入京師至是傳首闕下建鋒殷哭之相語曰公常有志廟食吾等有土當廟以報德及殷據湖南表儒贈司徒樂安郡王立廟以祀

楊時朱孫列傳第一百一十三終

黃山屯鳳崗
氏唐固南甫

唐書百八十八

安政五年抄冬以万曆本一校句讀了

侍從若夏長

